說

蒼歐陽秘書承心制、說

龍溪友議好事者爲之不知其誰何也巽齋歐陽先生爲之辯以書來曰君所處變之又變而或者於無過中求有過援經引古皆不類而又錄本摹紙流傳四方莫曉用意所在君於國於家公私得失有了然于心雖不必較畢竟此於世教人倫有關繫不可以流俗誤方来所以怫然不能自已於言也嗟夫先生所以主張名教愛惜後學至矣抑先生就其爲說區別禮文之隆殺極其精微只如此固已明甚然兩家事實猶有非先生所盡知者若某初於倉皇中處此則不過從吾事實順事理之本

然而行之固不待如此鉤索精微而其當然之路自粲然可見也初此母嫁先伯祖生男三長曰行是為先伯次為先人又次曰信是為先叔女一是為吾姑先人生歲餘嗣先叔既生而伯祖方殁已卯而後此母遭適劉翁劉前室之子曰敏曰午而自生二女一男二女今各有歸男曰欽出繼於黃塘劉氏存文在劉適男女為七非適劉之日淺於適文文有子而劉無所出也當先祖存先人篤於生母則衣食敬共之丙午先祖歿先人始迎致就養然劉之子諱得不養之名歲蚤取養二三月至丙辰以後某始專其養而歲時劉之子孫族黨絡繹起居曰叅也伯叔母也祖母也伯叔祖母也此母非以在文而諱其在劉亦非以其在文而不之母也當其在文時文有弟

得以遂其敬愛之情而名義之為劉自若也是以歿之日其子午其孫伯叅奔喪于西昌其二女各以遠近來赴其劉之族黨縞素哭倚於道書銘旌曰劉吾鄉人見者以為是固當然無所不安也固非曰未屬纊為文既屬纊而名之曰劉而制禮為是嚴也彼好事非為文為劉之族黨姻親又非里巷父老知事之悉主於謄謗故亦不問事實如何而俛經慢法苟可以媒蘗者不遺餘力若曰文致綱常之說以壓之則可覆其終身云爾豈其用心乎先生辯之得其緊矣要其肯綮數語可以破之矣之說曰在某當書申心制妊孫而銘旌當書故伯祖母某氏此十一字殊不類學者語此母從其實則先人本生母也平居無所於名則從其前日之位曰伯祖母如以義斷於称謂亦恐未安

而欲自名曰姪孫得乎心制而曰申稽之禮律曰子為所生父母也曰第子為師也苟曰姪孫奚則何為下得申心制三字乎劉午之於几遠書曰先妣某氏之靈而書疏謝其鄉人自書曰孤哀子劉某以孤哀子為妣作喪主不為當乃欲書姪孫以主伯祖母之喪語之三尺之童猶知乎否乎以四十七年歸于劉母于劉而一旦瞑目乃使之不得為劉母則劉之子若女哭劉母乎哭文母乎使劉之廟祀文母乎且夫在文氏則生先人而出繼於先祖在劉氏則生歎而出繼於黃塘之劉其事固一也令歎為文後不得而服本生母亦止於申心制某方之於歎情義若何而曰意其必哀麻其服而乃絲絲聞焉何其無稽之甚乎況喪人所自盡以義起禮豈此母為先父本生母在先父不及申心制在其遂承心制吾所自盡何與乎或人而或人訕毀之至此其非惟不必辯彼亦不足辯也獨此心不可不明於先生故具述於此以復命而不傳焉

吳郎中山泉詩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道體流行之妙往來無見者惟川流為然聖人發其端倪欲學者體認省察而無一息之間斷也後千數百年程子始默識而指以教人曰其要只在謹獨聖人言道之旨學者入道之門於是而深切著明矣尚書郎吳君正夫名蒙因名取象有合於下坎上艮之卦遂自命曰山泉居所以授事則又取二程上蔡和靖胡籍溪九諸言敬者識諸座右易以養正為聖功而養之方未之及也吾獨見自得乃

從敬入則直是灑然而用吾力也聖人之心
性之象也是故善盡道者以敬
善盡性者以敬而無古今之則猶之衆而不雜焉善盡
敬爲能不息有欲則雜惟敬
子之所以見夫子歎雖然川上之事純亦不已誠者之天也泉
猶性也泉動而出猶性動而
惡始以敬而持此終終以始
水其山泉之流會而通之混然一貫故曰敬者聖學成始而成
終者也君請切勉矣愚也不敏方願學乎此尚後君賢之

徐應明懋齋說

自漢儒以大中訓極而極之
至先儒以仁爲包四德而學者始識仁自漢晉以來有
人之說而愆之弊遂爲姑息至先儒以愆爲如心而學者始明
愆聖人浸遠道學無傳於是漢人之模稜苛是以
自附於此三字之義天下之不見聖久矣尚賴伊洛諸君子出
而扶聖經千載之秘而後之學者承遂得襲其遺餘以求進於通
者易徐君應明有志於學特以愆爲入門則其幸生於道學之
世而不至涵愚混貸以諭於漢唐之陋也審矣雖然如心之事
亦有所用力焉按傳專言愆者其事有二子曰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大學言上下前後左右有絜矩之道此言如愛己之心而
愛人者也大學言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此

言如治己之心而治人者也然而如愛己之心而愛人則先儒
求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己之心而治人則先儒以強於自治
爲本孟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
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爲標的
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則吾之爲恕豈堂
不相遠而吾夫子所謂終身可行者豈若是哉故夫論語一貫
之恕中庸違道不遠之恕又必以忠垂言蓋惟忠而後所以恕
心無作非正而凡窮理正心強於自治皆求以不悖乎忠而已
也抑予聞之論語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之各得其所也聖
人之事也中庸之忠恕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也學者之事也
吾薛小人由前之所以用力者求之以進於中庸之忠恕則聖

人忠恕之天豈曰已之菲薄而無足以進諸曾子之哉願與
徐君講之

勉耘說

有聖在天六經行世警之五穀皆美種也錢鎛必庤茶蓼惡莠
既堅既好實頴實栗不然畚鍤蜀之蹲鴟拾蕪趙之棗栗蒂吾
未嘗不飽也嗚呼此豈樂飢常法哉彭君奇宗之爲學也知所
以種而以勉耘其堂其必自五穀始是穡是藝必有豐年奇
宗候之

何脞程名說

予同年何君時任廬陵縣尉廳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嘗廖
居之後人爲建公祠又建堂曰睇程志遺迹也何君生子吏舍

温公之父生於池温公生於光名之所起率從其地君之名子以吉宜也而官於吉者多也顧瞻斯堂取義甚大其當名之以晞程程本爲大中設何君名其子則以太中之子望之微說於子予曰大哉名乎其何如而寒之哉漢司馬慕蘭相如自名曰相如本朝有錢希白之類希樂天者也功名文藝之士事爲之粗迹筆墨小技抵掌馳志刻心苦思步驟之不難若夫正心脩身窮理盡性通天地之化達聖賢之蘊如程夫子者其何以望於孩提哉雖然大中之在黃陂二夫子生焉其初固亦區區一尉之子耳洎其來廬陵二夫子年甚幼則亦童蒙也初何以异於常兒然其後受學於春陵追繼孔孟卒以其性命道德之說爲諸儒倡聖賢豈別一等天人爲之苟有六尺之軀皆道之體不可以其不可能而遂自畫也且夫昔之爲程也難今之爲程也易中庸之學千數百歲不傳程獨發關鍵直睹堂奥此其事百倍其力而後能今讀程之遺書考程之行事作聖塗轍瞭然可尋一日用力事半而功倍吾儕小人獲生斯世講聞私淑之緒餘非如漢唐儒者之寡陋蒙賴福澤深自慶幸不敢以不自勉況夫青原之山川不改少府之堂宇如故二程事親從兄於此誦詩讀書於此思思其居處思其笑語忌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行嗜百世之下居乎此者猶聞風而起況去之二百年之近乎此何君義方之所爲汲汲也至於晞程之工夫當自主敬入然此大學之事今其爲赤子何君養其氣質童於碧古有胎教況於襁褓自其能言能行以至於入小學使之洒

掃應對進退周旋先知所以爲敬周匝而無欠深穩而有本然後可以語晬程之事習於上則上習於下則下是一紀也何君謹之哉謹之哉君字了翁臨川人晬程生巳未三月

王通孫名說

王君元剛生子名曰通孫初元剛夢有通守來謁排闥入堂閽驚寤巳而左右遂有娠既生名之志所夢也予謂元剛名子之義甚大而其有意於斯夢也殆不其然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也人以其血肉之軀而合乎太虛之生氣夫然後網縕化育人之質已成而健順五常之理附而行焉其聚也翕然其散也霍然天地之化盈虛消息往過来續流行古今如此而已輪迴之說佛有之吾有孔氏不當以爲信然且夫人有此身即有此理詩曰有物有則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聖賢之學主乎踐形而不顧乎其外元剛之教子望之以通於性命之正以無負乎天之所以與我者其獨善也邪其逐符所憂也邪其復過之也邪皆非所必計也人之得形於父母而不爾所生達不離通窮不失令名求性命之情以饗富貴富貴未必可得而性命已失其正此天下人子所以陷於夫身者多矣予也不敢不勉而有知也不敢不告諸爲人子者元剛爲人之父亦爲人之子者也其達此悉矣予也言之其子之長也庶幾其有聞乎因緣定其字曰思爲其長子也以伯冠之濂溪著書曰通微生於思不思則不能通微嗚呼思則得之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尚勉之哉元剛名義端豈城人通孫生戊午今四

陳逢春肖軒說

陳逢春景茂介軒先生之子也介軒名鳳宮至翰奉郎監行在豐儲倉其為人剛直有守與趙東野齊名於玉虹翠浪間平生游吳履齋包宏齋嚴華谷諸公之門諸公罷之不置也未及用不幸蚤世景茂幼孤長而有立自甄曰肖軒有志乎其先人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世之所謂狼疾人不肖子豈其性然哉志不存焉耳志之所至事亦至焉夫肖之道亦不一矣奮建肖其性者也蔑因肖其業者也蔑因肖其文者也義獻肖其書者也臻趙肖其位者也凡為人子者苟有一節不泰乎其前其亦無愧於名父之子哉蠱初九之象曰幹父之蠱意蒙考也易之所謂意景茂有之於肖堂景茂必無是也尚勉旃哉

送呂元吉麥舟說

呂元吉廬陵之名族東萊之近裔也皇皇充充以毋喪淺土未畢大事將以石曼卿自命而求以宋忠論之麥舟固可復得傳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又曰孝子不得衆麥成舟猶可及也傳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又曰孝子不以及物愛其父母必愛人人心天理油然於不忍人之際者豈以宇宙隔而古今間哉呂君行矣蓄大有言子毋謂秦無人

龍泉縣上宏修橋說

修橋闢路佛家以為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樂為之趨而佛家者流所以積心竭力動吾奉承而不之厭之乎過泉江道上宏聞有郭公者主石橋之役蓋毀家以成之而僧雲泰則朝夕為之督其事頗難其力不倦其心蓋可取焉邀予為之疏惟予不得以與斯舉也郭老矣迫於其請則念儒書中是亦為濟濟人之事雖其事之偏而視夫拔一毛不以利人而旦暇人以肥已者為有間矣郭公之所為若此是邦之人若士觀感動悟其能以自已於心乎夫善者性之所自然為善者人之所同欲周俾郭公專美是邦可也而豈必曰福田利益之故哉因書以畀雲泰俾持示邦之可語者

葉枝勤社倉說

社倉之法阜陵下之四方而周人委積之意復續於二千歲之後文公請也公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焉於當世大之所以予之者不輕而得於其時者復亨天其有以行之也校勘葉君重開無一命為之階而能率同志毋惠閭封已能整整精實使君得志於世文公文議將以爭而免之昔劉煇念判時得悟不以自贏輒貢田贖猿鶴謂蒐文正公此志三十年非恭大政則有不君之於文公事有大小世有難易為心之所推則吾無間然矣君雖布衣尚何不滿乎哉

興齋和尚西極誌

天有南極地有極北極南海上晷景驟見非天

之南北也自中土而論為人世南北之極耳天之所極實不可知淮南子言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此亦姑舉地之極而言觀禹貢所載禹跡不為甚遠淮南子之說信有之乎惟漢張騫窮西方幾萬里而還不知是時慧苑何以未嘗及佛土梭佛自西域來又不知佛生處與騫所經歷相隔幾何敢問濟和尚西方有極處無極處作麼生和尚見吾不學佛佛何必西方和尚合掌作禮而退

慧和尚說

予重南禪寺入座白慧慧早為通人得畫法於里之名手挾是出四方曾留京師復得相與傳神法於異人刊此覽觀山川之勝游歷人物之會是日高逸迴長數格既數年厭薄世俗謂大下事止如是觀不如削髮遂為僧蓋牧湖海豪氣一歸山林者也然披褒卒不能自禁歲為星源神像軸若干春夏輒有遠役初鬻本祠下神與慧莊相宜者大家豪人見輒動心亟亟不愛金繒必致之得之者戲指目以為川僧所為自是四方游山上者無晝以歸謂為徒行爭致饋遺囊中約陽歲取償晝輒如期往謹曰川僧來矣取晝者填門晝徐開篋笥如約分付不半日晝盡矣若是者年久逐為例今人親戚交友之間才有一錢利害寄諸其手皇皇然惟恐人負之以數千里不相知之僧相期於一歲之外來之也如棄人情豈大相遠哉養之動人一至於此慧之晝其流傳得多矣獨相與傳神秘其術不輕售

問與予言相頗肯傾臆事多如其言然每會聚輒睥睨不已予知其欲傳神也越數年竟不下一筆予今春偕弟過山中坐定慧忽躍然起倉皇索筆不再注視描畫不踰刻而予兄弟二人嵌嶄之狀已宛宛如渝一坐烘堂日用繪一幅置予於前予弟於後冠八角巾著道服前者垂臂以執袂後者斂手以倚杖又作幼弟背像手持孝經一卷上紀移忠孝一章若將默誦二兄左為海潮淘湧澎湃濤頭有數丈之勢一金龜隱見出沒於鴟夷子之間題曰忠孝歸朝慧之用意亦動矣因聚觀者與慧共評之為之大噱遍指潮而言曰子寧駕絕海之鰲以突魚龍之變耶望洋而不濟乎寧揚清激濁以吊於鱉邊化之會乎將有醜有腥有膻姑置勿論着以自活乎宇泊不已以取衝擊乎將知止知足與汝水俱為縮乎窗與心也因為紀其能事之本末以謝其動并貽子之所以言者意永安得如心之士而與之語哉

深衣吉凶通服說

深衣篇大聚三節第一節言其制短無見膚長無被土以下是也第二節言其義規者打舉手以為容以下是也第三節言其用可以為丈可以為武以下是也此雖三節然畢竟義為之主

故篇首曰以應規矩繩權衡其文明易明白前輩解之悉矣獨吉凶通服猶有可疑或謂考之本篇曰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守可以戰相可以治軍旅而不曰可以吊可以受吊曰喜事之次而不曰喪服之次雖其間有孩子則純以素一語延於喪服則又曰鄭氏注年三十以下無父称孩子則是無父而服此衣當用素純耳非孩子於居喪之中可以此代喪服也其必以為吉服之說如此然愚嘗考五經傳注參以衆說證則此雖吉服未見其不可通於凶事也按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吊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門外注云深衣練冠吉服變也蓋既除喪則不當復衣喪服故以深衣受吊以喪服一變而即用深衣則深衣雖謂之喪服之次可也雖與善衣之人之說相反正足以見其互相發明耳按魯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之何孔子曰女改服之服蓋成乎婦則成乎婦服往其未成婦也不可以哀改趨喪以深衣然則此亦凶服之變也今世文子未聞有服深衣者然以此事考之凶事而可服其服於吉事可知也注云禮敎女喪故女家處此衣耳按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曰有司麻衣布衰注曰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故非純吉服也深衣吉服也衰之下有深衣焉故非純吉服非純凶深衣之上有衰焉故非純吉由此論之深衣不專用於吉事又可見也按周傳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蓋大祥已除衰杖本頭服吉然使便用采飾之服

則本子之餘哀未忘必不安於此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子路見之有子既祥而絰履組纓記禮者議之此所以用深衣若盖在不哀不采節之間也按喪服記公子為其母麻衣縓緣注云縓小功布深衣以麻為小功布者以大功降云公子之恩母為其母若父卒為母大功父在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以此證之深衣固為大祥之服而亦為小功之服但大祥緣以布小功緣以縓耳夫以深衣正篇本專為吉服而言然要以此數節推之其於凶服亦自可通大聚喪服皆用布而以精粗為輕重之等鄭氏云深衣用十五升布錯灰治什八十縷則是千二百縷為經此今世極細之布也然則深衣之所以為吉服者以其布之精耳又布易得而雜徧取其責賤可以通服經所謂

完且弗費注所謂可苦衣而易有者也而於之喪服則用布適同而為色又相似且經錯灰治故止可用於服之輕者耳非如他衣服用繒帛縓色則專當施於吉而不可通於凶也此正如近世涼衫耳阜陵以前士大夫皆以為會聚之常服其後漸於吊喪用之則亦以其顏色可通之故正此類也但是深衣之制領緣不同其間純以繢者乃是以畫飾為美此恐專為吉服而不當與凶服通至於用素用縓自是喪服本色獨用青者則通於吉凶之間皆無舛耳若夫冠纓一節郤欠商議今人謂服深衣必須用黑冠黑纓此恐未明蓋冠纓之制深衣正篇既不曾見明言而其散見於他傳者其冠亦各有變如將軍文子之喪主人深衣練冠是受吊之時方用練冠也其施之吉則固有

他冠矣如女用深衣之縞總則趙喪而後
時必他有以為之總者矣又如漢制乘輿服深衣則用通天冠
高九寸是天子而後有此冠也推而下之諸侯大夫士以至庶人
豈當拘於一冠矣乎切意深衣有一定不易之制而本篇所以
不載冠纕者恐冠纕當是從時耳何以辨之夏之冠曰毋追殷
之冠曰章甫周之冠曰委貌又曰元冠三代之冠其制已各不
同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則深衣自虞氏已有之此時自須用虞
氏之冠尚不及有三代之冠也又安得所謂某冠者必是惟之
深衣則古矣而冠纕當無定制也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
居宋冠章甫之冠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若參用各
隨其宜初不必曰魯服則魯冠宋服則必宋冠也以賢人之於
時且然況今世而服深衣者其為冠纕也既不載於經則其隨
時也為得矣必欲用某冠某纕則恐太失之泥也然則所謂隨
時者宜何如其以深衣為吉服則弁之緇冠焉不必易也如其
必為女服則受帛者固當以檀弓錄冠為法而往吊者亦須如
之玄冠不以吊故也嗚呼禮之時義大矣哉諸儒之情徵制度
之詳寔難以夫子之聖不敢自謂生知而區區區何
人乃敢率其胸臆評論千載之上為見其不知量也雖然亦識
其所見云爾尚以俟有考者

講義

西湖書院釋菜講義　知常州日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韓子犯之而世惟且焉柳子厚

所為喘喘然而不敢也甚承之此邦其於教化宜為有一日之長蓋皆皆明而履乎學宮俾聞諸君之所以教受者而親炙之比與遂被講師弟子禮則慚之為尤書堂有事乎先賢諸君不鄙而固以請則雖寡陋其初被命来守嘗咨政路曰古之為諸侯先政化而後簿書期會世之不淑乃倒置此則相與病夫風俗之弊而士行不立且傷夫教道之久弊而未有以救之也固嘗有取於君子德業之義而重又覆焉輒誦所聞并繹其旨與諸君茂明之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二者道也夫所謂德者忠信而已矣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德者統言一善固德也自其一善以至於無一之不善亦德也德有等級故曰進忠信者實心之謂一念之實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實亦忠信也忠信之心念念則念念充實故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者謹飾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發則謹飭之故脩辭所以立其誠誠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之意蓋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妄間之則吾之業頓隳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脩以至於無一辭之不脩則守之如一而無所作輟乃居業之義德業如形影德是存諸中者業是德之著於外者上言進下言脩業之脩所以為德之表也上言脩業下言脩辭之脩業之脩也以進德對脩業則脩是用力進是自然之進以進德

對君業則世是未見其止居是守之不變惟其守之不變所以
未見其止也辭之義有二發於言則為言辭發於文則為文辭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岐為四者然文行安有離乎忠信有
忠信之行自然有忠信之文能為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
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行篤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
脩辭立誠之謂也未有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
信而可以語行之篤敬者也天地間只一箇誠字更擬撰不辭
觀德者只觀人之辭一句誠實便是德句句誠實便是德進
而不可強人之於其辭也其可不謹其曰之所自出而苟為之
哉嗟乎聖學浸遠人僞交作而言之無稽甚矣談謾而無當謂
之大言悠揚而不根謂之浮言浸潤而膚受謂之游言遁天而
[illegible]論也最是號為能言者平與之語出入乎性命道德之奥宜若
忠信人也夷考其私則固有行如狗彘而不掩焉者而其於文
也亦然滔滔皆然寫出來無非貫串孔孟引援伊洛辭嚴義正使
人讀之肅容斂衽之不暇然而外頭如此中心不如此其言具
是脫空誑說無滴謂這樣無緣做得好人為其無為善之地也
外面一幅當雖好裏面却踏空永不足以為善蓋由彼以聖賢
法語止可借為議論之助而使之實躰之於其身則曰此迂闊
也而何以使吾私是以心口相反所言與所行如出二人嗚呼
聖賢千言萬語教人存心養性所以存養此真實良也豈以資人
之口舌而已哉俗學至此遂使曾子道哀洋偽之意勝而風

俗之不競後之其間於惡而不知反者既以妾終其身而有來之秀言於其父兄之教良心善性亦凍清汨沒而墮於不忠不信之歸昔人有言今天下溺矣吾嘗與士猶幸而不盡溺於汝潁濶倒之衝纔免末帶相與於此求夫救溺之策則如之何噫宜亦知所勉矣或曰至誠無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豈卒然旦暮所及哉有人焉平坐無必議為而一日驚言者欲於誠遽旋生用工夫則前妄猶可贖乎曰無傷也溫公五六歲時一婢子以湯脫胡桃處公紿其女兄曰自脫也公父呵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公自是不敢謾語然則溫公胸臆實地做成尤分人盖自五六歲時一覺基之溫公猶未免一語之疵也元城事溫公九五年得一語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入元城自謂予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檢括日之所行與允所言自相制挈用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然則元城選成一箇言行一致表裏相應盖自五年後遊之久七年持養之熟前乎此元城猶未免乎制肘矛盾之娓也人患不知方耳有能一日渙然而悟盡改心志以為不謾不妄日積月累守之而不懈則允所為人偽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銷磨泯沒不得以為吾之病而縱橫放用莫非此誠乾之君子在是矣或曰誠者道之極致而子直以忠信訓之反以為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曰誠之為言各有所指先儒論之詳矣如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盖指實理而言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溫公元

城之所謂誠其意主於不欺詐無矯僞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於指誠之至者言之也然學者其自逼公元城之所謂誠則由乾之君子以至於中庸之聖人若大路然夫何臻之有不敏何足以語誠抑不自着察則不覺而陷於人僞之惡是安得不與同志極論其所終以求自拔於流俗哉愚也謹事斷語諸君其服之無斁

熙明殿進講

敬天圖　周易賁卦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臣聞賁文飾也色相間則成文故柔來文剛上文柔剛柔相間所以為賁賁離下艮上離之躰中以一柔間兩剛是柔來文剛艮之躰上以一剛來兩柔是剛上文柔使獨剛獨柔不相為用則不成文矣此言賁之卦義也天之文為三綱五常綿交錯故曰觀乎天文此言天之賁也人之文為三綱五常倫理次序故曰觀乎人文此言人之賁也以上係易彖大意臣竊窺先皇帝作圖之旨以敬天為名其於賁卦實摘取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一係臣謹案圖義而為之辭臣竊惟天一積氣耳九日月星辰風雨霜雪氣之流行而發見者流行發見處有光彩便謂之文然有順有逆有休有咎其為證不一莫不以人事為主時時世世也彖易聖人不曰天變而曰時

變孟常變雖應於天而所以常變則係於時人君一身所以
造化時世者也故天文順其常則可以知吾之無失政一有
變焉咎即在我是故天文者人君之一鏡也觀鏡可以察吾
媸觀天文可以察善否且如曆家筭日食云某日當食某分
國是定數然君德足以消弭變異則是日陰雲不見天雖有
變而實制於其時又如旱暵災也才側身修行則為之銷去
古人君允知畏天者其國未有不昌先皇帝深識此理故允
六經之言天文者類聚而為之圖以便觀覽且恐懼修省焉
聖明知敬嚴父之圖即敬天在此矣嗚呼曷其奈何不敬
此先生兼崇政殿說書日講篇也講篇非一如講詩之定

之方中一篇諷當時修繕事今亡其辭云道體堂謹書

行實

先君子草齋先生事實

先君子諱儀字士表生嘉定乙亥八月二十四日實祐丙辰五月二十八日歿于京次年九月九日卦于鄉之佛原嗚呼天孚仁者壽有德者祿先君子乃止是耶不肖孤上累先君子久于旅欽賸醫藥失節用速禍非天實不德有惡子至此纍戾丘墳身百莫贖柴骨欒心不自意偷視息至今日得跪勉面大事猶灑血苫塊以字先德嗚呼尚忍言之先君子嘗考次譜系文氏蓼成都徙吉五世祖炳然居永和鎮高祖正中縣永和徙富川魯祖利民妣郭氏祖安世妣劉氏考時用妣鄒氏繼母劉氏世

有吉德卿以君子長者稱一是方寸書耕于子子孫孫先君子嘗言滹學守固化學來新以一華字志齋佩人皆称華齋性愛竹依竹闢一室榜竹居或称竹居下肖依聞之諸父先君子幼讀慧嗜質端重進止如有尺寸書經目輒曉大義越時舉全文不一遺見卿曲前華必肅容請益暨長天才逸發志閎通嗜書如飴終日忘飲飧夜孳灯窓室至丙丁或達旦黎明挾册詹立認蝿字不敢抗声恇寐者人雖苦之甘焉蓄書山如經史子集皆手自標序無一本未黄勘點纖屑促窓靡不到至天文地理醫卜等書將猶旁備手錄積帙以百揮汗呵凍弗斁鉤引貫穿畢大包小各有條問質難疑剖析響應某事出某書某卷旦指數以對為文發持淵無不的中檄軸必已出介意時

[illegible]

事之始卒於尋繹一援筆雲行水流無凝滯中年文氣益老捨汗漫歸諸約不峭峭刺目有溫醇渾厚之風焉閒居侘侘春意溢出顏面發事祖盡敬祖母優游暮齒視藥膳卧興扶持華髮鏤愛父嚴母慈侍夙夜省燠寒一出忱意不視顏色為庸愉事繼母篤至始終無纖芥間一家氣象藹如和風鄉黨称孝於宗族停待李父削藩町悲忻同情李父歿不幸子病廢經紀其家撫幼姪等已子踰後遺孤振翼之俾豪于成闢居居無居者歲時衣粒各有節度嘗謂宗族一本誼不得不恤愛范文正義田記規模次第曰吾得志當放此行之親姻孤貧者哀矜勞苦撫字無遺力喪不克理辦之棺至已所服用捐以斂雖在疏未次序情文各惟其称與人交好大躰不為細家迫遠云外優日滿絶

甘分少無踈密皆被和氣交誼天至聞貧困憲雖赴急如不及
恢意感人有臨終握手歎歐流涕託之以孤者蔵大比元興大
夫待博士選者皆有約首誼綿數科間不能與長捐貲籍其名
暨充賦就奉為助約所不及以意告傾已有為行資至貧必應
誼声錚然對人氣語和易鄙夫窶人亦曲加體接無一失声氣
去里有踈非憂悉志愛援誼開陳聞者感動見後進片善奨予
不容口孜孜誘掖如子弟給飣數畝畊者多不輸宰令頁已不
忍直于有司蒔園漁池相傚無一憤亦不較間嗤不武則曰彼
貧且殆吾柰何擔之有窮頁其貲去既而困還不惟不加責恤
其人終身將作室棠木齊垣時癘死多露骼閔然曰吾可無居
人不可無歛而施惠貧者歲振飢隨所有不給至市粟必應頼

連無告過曰輒怦惕小為誼一日讀書至晏子敝車羸馬事
愀然曰使吾族吾鄉人休休有餘至顧也惜嗟再三家居
門陰茂木暇日相羊陰間雅嗜茶煎瀹多手出時遊羽遊文
字語移日樂故浩歌縱奕視世間馳馳
樂惧恐哦
人事縫然諾雖不利於已不憚一言詰倾盡肺腑無
踈歆應酬一切任其事不可直濟或道以詭御宰事不濟不為
恥已勝語及不平辞和氣舒無忤色有以歎心至知其私不發
旦無事於人歎者多悦悔感泣人皆嘆為有德君子謂當於古
人中求之誄若曰我公之德言矩行規世智黄間我心坦夷市
利血刃戒鞭驅馳生平所為事皆可質鬼神而無疑嗚呼是得
其樂矣始天祥兄弟幼且長先君子不疾其不令昭蔡滿納

之義方曰授書痛藥硃夜呼近灯誦曰課誦竟旁痛曲詰不使早恬以習于帋解小失睡即示頹色雖盛寒暑不綴檢束天祥兄弟操槧執鞭漿水無敢色于偷自此名師端友招聘仍年至騈先嗇給貴父之室罄力怫違率天祥兄弟藏脩于竹居陳所奧籤軸俾扶精剔華鉤索隱奧董綱要竟日夕弗倦雖貧浩然自恰有未見書輒質衣以市得書注意鑽研又以授天祥俾轉教諸弟騐是程芬孟竣書警語編窓壁如三尺在目見為文章撥鬻正氣輒不擇必維以法度天祥兄弟奉嚴訓畨暮侍脇下唯諾怡愉不趨師友或書声吾伊或欬襟咨靜坐潛誦或掩卷相與戚嗟人情世道此時氣象父母俱存光家無故天下之樂莫加焉歲乙卯天祥擘與計偕時仍舒遘疹羊十有六未試墨于窓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景以天先撤棘一月卒先君子又是擘涕泞貽悲悁扁悼天祥壁將進禮部欲童于征顧先君子哭子方新天祥壁復去左右恐益重哀出可寬襟抱且曰久定省得不缺不敢辭以牖月望行次年天祥璧俱徙倖奏名夏五戊戌廷對踰挾先君子病暑投涼劑立甦方徙一靜室規便講理甲寅集英賜第天祥以不肖冒昏首唱歸拜窻館殘時之期集所趣一日聞疾復侵告于朝不俟命亟去侍藥省劄下玉音給假三日時先君子雖病神色不改視脉者聚訶變候魚曰無憂戊午向申忽病革進藥卻弗服曰度吾不能起此疾汝兄孚勉之天祥璧囊柿號慟請命于天祈促齡壽親箄不獲命推心禱呼冀殞滅以代又不獲命入夜寐然而逝

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厥明歲書聞于朝朝命官吏来治喪事六
月庚申朔天祥璧奉柩出國門泉歸鄉士庶人無不失声痛哭
路祭者哭以送于先廬時七月癸丑也嗚呼先君子一至北邪
不肖孤生二十有一載承方冠且髽承顏叙水歲月幾何不子
不使終養而歿之于中身邪悰焉逋旅暌親舍越在二千里外
天乎不使終于正寢而忍至於客歿罪往時征衣拜堂上舉觴
飲餞覩賓祖道外期嚮向許天乎遂以是為永訣罪大徃璧奉
貢剡時先君子已哀仲承不見孰謂方隕祥金先君子終見而
禍遒作天乎天祥璧何以竊等為邪嗚呼不肖孤事先君子不
孝奉柩居無狀有疾病而闇不知不能積沈衷腹倉卒無以動
天聽罪生不贖皆血被面摧肝胃顛與鄰蜀載以北死顧偏
緜一語忍痛受命不敢不勉恐無以祇訓于前人以不盛德遷
祖宅兆並曰吉辰士濡涕填以竣役將奉躬皖安焉嗚呼哀音
容隔幽陰終天而止矣先君子邸曾氏今男三人天祥璧璋女
三人壻孫汝霖孫順孫遺墨有寶藏三十卷隨意録二十卷痛惟
先君子利澤不施于人名声不昭于時睚石遺德恐火遂沈泯
天祥不揆不孝衷録事實逃痛刺骨荒忽倘祝世有大手筆表
表幽潛光昭于無窮謹首百拜以請

知潮州事丞東山叢先生洪公行狀

東叢先生洪公益陽叢先生文毅公族譜爭也文毅公以孫忠
遺直著聞當其平生言論風旨謂切上下公未嘗不在其間
文毅公屢召不起公復竊用輒落落不合去時論称為二洪文

叢公既發泉南文獻之望重爲公識者謂文毅公未爲者將有
爲也而公又不及大用以死天之生才倏忽代謝安得不深慨
於此叙次行事論諸方集門人之責奚以辭公諱天驥字逸仲
自號東巖世晉江縣人嘉定戊辰七月庚戌公以生生有異質
洗靜寺一自少誦求做言通念曉祈乃已故於經史諸子百家
之辭無不串貫文章自成一家以紹定改元薦于鄉名声振一
時學子踵門願求模楷者日衆公揭坦明夷辞寺以宿於道爲教
進公一念之切通于神明然終身不以語人登淳祐七年進士
第初筮邵武軍尉宰鼎爵委攝義伏當官無所回撓時有劫冤
王若曰痛聚千餘人騷動兩路諸郡所委捕多畏沮公奮不顧身
提兵擒其渠一舉空之偽造成風爲楮潮毫公密設方略
肯察李若昌凡三大黨潰無不各就縛雖傷之石壁胡公穎杜
崖方公岳交章以公善狀聞于朝十二年循漳政郎調建州推
官未上寶祐改元旨差監惠民南局四年教養南宮公考鏡評
密精力不問書夜所莫授十多根抵理致當時咸明有司公雖
浸近周行然無所附麗恂恂佩訒望之山立徐公清叟吳公燧
馬公光祖頴公順仲俱劄上其能將用矣會有言者徒坂兩歸
泊如也六年淮閫禆士自爲著辟致公爲屬景定二年通雅授
宣教郎知廣州香山縣至之日以教養人才爲第一義修複大
成殿明倫堂主敬美身齋賢養俊有齋曰捐俸入爲之歛不
及民甚爲政一裁於義俗評健戰其无雉緊者曰此因牙前

去則吾民爰笑邑以大治洪公勲業公汝霖公燾公汝霆雷公宜中及倉憲
文以邑最二咸淳元年轉奉議郎三年差監行在權貨務都
茶場四年吳公革鳴公夢得趙公順孫劉公漸皆以吏才為憲
差監都進奏院轉朝奉郎馬公特為刑侍及戶侍劉公應龍交
季以書擬本部文字公皆樂為知已盡于時上即位適年初政
新羨公輪當陛對宿齋豫戒冀積忱意悟上心取虞廷君臣時
幾之說寓規焉其一曰君心動怠之幾二曰人心誰合之幾三
曰君子小人消長之幾四曰中國外夷強弱之幾及朱文公天
理人欲之辨首尾二千餘言其辭懇切深刺腧髓王音學
羨又言泉有屯戍左翼一舉之費害米舟搜羅主變之虞而
朝廷籍沒菊林二氏之田可歲得緡萬斛以紓成卒兩月廩食
或有不濟寺院及單丁住持令本州數內區處併發為軍餉之
助夠足則雜寬雜寬則米通民永無貴糴患矣朝論翕然以為
論事有陽嚴風除大理寺簿五年轉朝散郎知潮州公之在潮
也視民事如家視敝政如己疾捐金以裕學廩傾囷以果飢氓
梁川以利病涉知無不為為無不盡潮與漳汀接壤盜寇奮民
郡聚剽劫累政以州兵單弱山徑多蹊不能討公應變設奇降
者相屬又欲於接境置屯多者三百人少者二百人擇角為校
郡為創薄節廩以贍之具有條畫悉以言于朝并下之漳汀於
此且嚴保伍之令以澄其源大抵公智慮深遠如宿將持重和
規畫綢繆不以鄰為憂也又潮有謢田舊堤多齧於水貽俾患
民築石為堤民號之曰洪公堤且刻貽頌其傍曰此我公吏豪

生佛所為也去之日垂髫戴白者擁車下不忍去公雅意林泉至是則曰吾可優游樂吾真矣九年得旨主管華州雲臺觀時益暢於詩數與姻族觴詠徑容而學徒有志於考德問業者多授以外声利及終身受用之要暇日登臨徜徉愛南山之風氣明秀取所謂小陂山者曰樂哉斯丘我死則葬而隱幽矣橫治壽藏瀟然塵外蟬蜕之意十年正月公始屬微疾卧衣冠休于正寢翛然而逝嗚呼若公者可謂啓手足而不亂其風流萬享真足以追配文叔公於九泉而無怍者矣某於公之門實兩長省屢諸生戊辰之春待罪中朝詮曰拜公床下矣未及而去國然於公之踐脩出處之樂蓋心識之共惟襟度豈苟哉之歸也有天下大下士

蜡然勃興溫陵邈在海隅人物相望陽巖之氣節燁發乎其前東巖之抱負承乎其後使二公誠得盡展布又未知孰後孰前也嗚呼今復見斯人哉曾祖遇此陳祖德明妣李父伯通贈宣教郎妣陳贈安人元妃陳先二十六年卒贈安人先三年卒子男應午應申應壽俱業進士女四適胡登龍丘公賜王翰奇一尚幼應午力學克肖收拾公遺業告卒卷曰東巖集藏于家將以是年十月己未奉治命以葵趙安人附殯應午千里貽書俾某狀行姑序其本末以俟立言之君子謹狀

墓誌銘

知昭州劉容齋墓誌銘

咸淳四年四月十二日容齋先生劉公元剛卒于家年八十有

二先生官至郡守死之日衆無以為歛附於身者称家之有無
弔堂之士莫不高先生之風而哀其志焉其邑子文天祥與人
言歎慕慷慨重恨前輩言行從遂沈泯無以訓来者會其子
孫以先生狀来請銘某雖不敏其可以辭先生字南夫一字
雍世為吉州吉水縣人治毛氏詩早為鄉校知名士嘉定十年
入太學登六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信州永豐縣主簿陞從政
郎調靜江軍節度推官丁外艱服除委江州教授兼濂溪書院
山長自效丞相董公槐今丞相江公萬里以下舉親民五員薦
祐五年班見以通直郎知撫州崇仁縣縣政以理民以佛子為
謠先生奉母夫人在官問以嘗與其弟自提板輿相羊為娛邑人
化之以憂去十年通判鄂州以應勘轉奉議郎秩滿先生試館職會
當東廂曰遊會子紙若干丁丞相以趣辦為功曰右司諫陳塏一萬
先生以職力爭忤其意屢磨勘兩年出為泰州海安通判官滿
元年某月丟知昭州皇上登極轉朝奉郎適郡當某秩未某
行旨差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居二年再仟江上事凡權奸用
事所擯斥朝廷以先生為屈未幾遷磨勘月
日駸駸向用而先生前一月遽矣嗚呼豈非命邪早刻意詞翰
書無不讀其於佛老精言亦各深到平生居官所至清謹衆無
餘憾然簞瓢屢空四方學者執經問字相繼于門先生誘掖獎進
不啻父兄之過于弟尤工為文章雖游戲之筆辭不苟古江湖
之士得品題一語足自表於世其徒與人書來應接終日無倦意

客至雅言之外談玄演空聞者往往忘世人以聲利爲門戶先生惡之如惡惡臭登第棄五十年郡縣官吏知敬先生不見其可畏出入不設車徒閭閻共行井陌中不以爲善甘心墨坐以至死而不悔噫此真所謂善人長者矣曾祖彧道妣高氏祖王妣李氏考冰稍累贈至奉直大夫妣陳氏先十六年卒贈安人子男三人昌孫其長也次信次愚女四人長夫人適龍氏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之原遺墨有詩書孝經論語孟子演義若干卷詞翰若干卷信方藏曰冰孝經論語演義善書若干卷家庭讓錄若干卷雜著若干卷家庭讓錄若干卷信方藏曰冰孝經論語孟子演義善書若干卷詞翰

床怒呼病日久骨立如柬聲吐精爽不變竟循 廷文歲月一日
召天祥至公乃鈎指卜筮指諸掌曰今日老夫當訣故今不柬
時聞命震愕止公勿易言公曰吾豈不省事哉形神合則為人
吾形憊火矣今腰足如斷心火益燥神且游散居常謂不識死
死則如是又曰始吾崇信異說今且死目中無怵見顛二子令
必不為佛事周匀一切雖絲縷亦公所憂分殯宮哭位與凡喪
葵祭具有成說天祥京府戶掾公口授數十言分為書
遺之強起守紙尾句讀筆畫不顛錯集諸孫各付諱勿語令
羅拜床下辭去衆泣漸揚公曰死生如晝夜不足多慼慼止之
索酒飲之三連三言曰吾真去矣聲脫口而逝嗚呼陰陽魂魄
升降飄揚氣之適至雖愛誰莫適為主公逝明日猶一吸而後容
若此世能言死者不少此非嘗試事臨度料想豈所依據公去
衆一息實天祥所親見道之察然莫比深切嗚呼異哉嗚呼異
哉公事父母孝待族姻以厚與人交久要不忘倜儻尚義不事
生產作業恢隘貧困能推食解衣議論剛正好面折人不藏怒
疢疾有古君子之風焉公有子有孫早授家政天祥既奉倫慈
迎計就養數年甚適閒出徐步幅巾野服人羨其優游公亦
論文賦詩圍棋命酒自謂天壤間陶陶人也得疾於景定辛酉
二月九日始復壬寢及之日壬戌二月癸丑得年七十有二曾
氏世家盱江徙吉之太和梅溪族號長者曾祖邦寧祖知和考
昌龍妣張氏先公十九年卒子二棐棠女四適錢光延康師顏
于天麟其仲天祥母也孫男六端薄薄文孺俊孺良孺明孺

大[illegible]鄭詠曾孫男甫申以次年九月丙午葬吉水縣永昌鄉
棄厥之原成公志也初公先世重卜葬[illegible]葬
定居公撫然曰吾詎忍吾先至此吾不可自求之乎乃從兄瞳
載資越竟夢卷將加逾十年得其說以歸由是高冒而下一莫
不再從公對養師言嘗斷斷不可售不傳故秘莫得聞焉公
命未革命天祥曰老夫一日不起無潛德傳世記歲月非忝其
誰屬臨終申其詞再三天祥泣不敢當重念靖節作孟長史傳
東坡書程公逸事往蹟漫滅猶動追述矧公面命惡得辭顏方
繁官于朝不遑哭拜填祖謦視立窆南望欷歔輒紀家世行實
而表其死生大事為誌并為銘銘曰　維二氏之赦於死生兮
小其用於一身一陷溺而忘返兮鮮不惑於惟神公　曰昊之離
之羿出駭而入純微臨絕之琅琊兮公幾混於常人朝聞夕
死兮何悵乎幽宅窀穸陂之麟磷兮遺躅之所經有而必為志兮
後將公為幸既固既安以利嗣人兮萬古萬古如斯銘

羅雄喬墓誌銘

慶陵有隱君曰雄喬羅公烏乎可謂有德人矣予嘗詣公入其
門肅肅如也儼雅雅如也坐申申如也語愉
愉如也予聞公燕居之樂晨起興櫛畢正衣冠堂中就胡床坐
不倩不倚儼然終日雖當寒暑必為常不好狎不侵悔無易由
言對賓客宴或不自將左右置司馬公家訓一通保家擇婿
常自以為名言閨中無敢疾呼奴婢無敢近几席執事左右唯
謹無敢淫嘻諸子無敢晏起早卧聞公覺衣著欲就學惟恐後

衣至公所各以所業次第誦說與佛之意由是吾里之言家法與善教子者皆曰羅公羅公云公生而顏發五歲即焉志強記客止如成人既長嗜書忘寢食為文不事雕巧惟意所到自然成章學書入楷得蔡氏風度蕃有意爭屋四諸京師試諸生晚年始以此事付兒輩然公所為強學者雖老且病不衰也公未弱冠而孤紹紀門戶即不為細家途遠先世積逋券如疊一日悉毀火曰是先人所親寧其一切勿問聞者義其勇宗族親黨孤子者貧乏者或給之田或予之金終其身息意滿至外內無間言四方優游戶外設榻無虛日推食解衣至者無不得分願而去歲青黃不接會其閭里輸時上衆平陰寒給散有差環公之竟無以飢告鄉鄰有難舉刃排解衣徵不見顏面不摘扶人過有賈客者未嘗示姿聲色其久之自悔悔有悅悔且死而恤其妻子益恩者與人語恒若屈其忠信如此成宅對勿長之諸詛者悉自外致有生饋禽魚必鮮收之其中人衣服有十餘年不改亦公無大小必曰君子長者有不善把成謂有德人矣分之中身諸子各拔簪而起其一兩名萬書屬慶元年第捌臨江軍清江縣主簿公時教簿君曰汝為家吏即不辱吾子簿素脩謹聞訓益厲有名聲於時生母甫氏以二壽錫封孺人諸孫競秀長匆五葉人世樂事畢赴一門天之於特信順不矣哉子按春秋名卿賢大夫視其國君諸侯薨卒氣

吉凶悔吝先定如善遁以公平生動不可書獨嚴重整肅能使人鄙慢消去福德日盛於此昔伊川見人靜坐歎其善學余嘗孝因安定頭容直一語自此不敢有邪心使公得二先生為之依歸則其資以至於道所成其可限量乎哉公諱士友字子該明堂恩告授承務郎致仕咸淳二年二月十四日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八遺文有史編十卷諸家詩躰十五卷羅氏由金陵徙吉之吉水五世祖唐卿生諱之新宋嘗祖暉祖時英考羊老妣孫氏趙氏妣蕭氏封孺人三男五人潘煜植畊畴籌君也再調贛州憲溪書院山長女一人汝順適令文林郎新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周壽申先公卒孫男二人女六人曾孫男二人女一人俱幼卜以

四年某月某日歸子順化鄉三秀山之原其孤前期請銘於予予視公丈人行也公之子於予同年進士予之仕江西皇事也以公二上之公車通家執先焉矧公行誼著於鄉則所欽矜美而論撰之者豈獨孝子慈孫之心哉銘曰

不言躬行萬石君教子義方家庭不見其入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封孺人羅母基誌銘

咸淳九年歲戊申隱居士羅氏生母涵百歲壽之夫人時年七十六白髮在堂事有歲母如母男女三十有孑予卿予御孫慶門來曰新安羅氏其宇二月開子從里中士奉狀載酒拜百歲母堂上拜畢奉觴諸孫皆拜次子元翁

斷宦諸孫各執喪從既成崔夫人視子宰予不孝子不忍去為之於是
三日而詩以歌其事好事者或為圖家藏之傳國家承平公卿士大夫
用孝于夫人石書集有害情曰堂水有芒敷世之仁者莫子將指于湘永歎月閒夫人訃歸歎失聲問石歲母安乎予曰安母於今蓋石喻矣夫人將葬其孤以是母命來請銘予洎母生六十二年得哉筆承命銘夫人自若者能言所未有延叙其九繫之辭夫人姓蕭氏吉水人曾祖琢祖善父異鄉貢進士配廖氏繼張氏徐氏歸吾務郎致仕十友是為馴齋居士先七年卒子男五曰先五年卒煜拉昕脩職郎前監行在奉口酒軍庫女一適儒林郎特拔周雪中先二十九年卒孫男九家門宮寔寓宜紹顯女十一長適張棟書孫男七曰頫孫元孫淵孫沉孫真孫復孫女二夫人以庚中明裡恩封福人卒之年七月十日次年十二月某日封于所屬里祖母竹隱事具孫皇姑号姑偕皇祖妣迎之原歸曰　昔唐夫人之為女号母年踰百崔所樂号卻不食曰婦恩之不可報号願世世子孫之不渝号夫人五世崔人呼之号

哪月近墓誌銘

廬陵南方之上游支水自贛而下曰富川鄒氏族焉鄒故出范陽五季始有籍撕土有記者富而禮遜溪王公平國周公誌嘉揚公良嗣翊公皆與之游川流在門能不愛重貴顯云為屋以脫往來於光周公記之一時掀為長者其殁也文敏洪公

其基鄒氏楓梓方來而未艾長者之所種植也祀生將仕郎
時飛營伏闕上裕民十策時飛生翕翕生澹定為月迓君
月迓云者君以名孝而鄉人因之以為號也君孫母張氏勤
儉自樹立紹定辛卯詔東朝慈以壽封安人君於其時奉親愉
愉無子弟之失張氏殁始經紀家事循循如不勝衣人不見其
聲色而克盈裕大之福自然日進而不止族黨之不自給者親
戚之無所歸者皮朋之遠役而不能行者君意性所到皆能周
事為義若夫修浮屠貨渭遠哉後廉以倡賑荒守望有警則衰
丁以癉于衆皆義之九也俯仰三十年矣君於其間無鄉曲之
過君性最儉或以佩弦避曰吾豈不知出此吾所見吁呼号奴
自取僨敗者衆吾誠緩不失事益老而益審焉然君終身無惡
名交客動色之警不及乎其門優游都市永綏終吉嗚呼真可
謂長者孫矣君字次清登仕郎生嘉定元年六月丁酉殁咸淳
元年九月巳未配吳氏迪功郎江州司戶參軍懋之女子三丈
孫振孫俱登仕郎及孫幼卜以四年正月癸丁順化鄉新安社
之原其孤前期以奉議郎劉君急祖狀來乞銘劉君感也聞而
知之子君鄒也見而知之敢無以銘銘曰　長者之澤子孫賴
之去之百年有以似之天於善人曷不壽之善人有後天將奚

鄒仲翔墓誌銘

景定五年余奉親高安除提點江西刑獄謝病辭適寇起與家
之東虔陵犬牙相錯所在騷動余所居鄉一閭千室大家以十

為望鄉君仲翔中人之金也率鄉人栅東門山為備山下
帶水甚恐倉卒涉者為魚梁浮梁以濟明年春寇一日
三百里薄大和之王山距余鄉半舍而近鄉人扶携老雜
徹一不善脫君經紀山寨當是時一鄉之命懸於君抗義
保護無有害時余避節弟養命會檀寨潛以捕逐文移旁午余
以鄉部嫌將重以請慨然曰吾何以戕辞受坐視龍蛇為赤子
困乎於是即日受印下令會兵諸山寨皆看長君與焉未幾寇
平余罷歸里于溪之上游斬茆槍杙駸得奇觀焉卉欣然從君輸
余山中匹馬一童朝至而暮忘歸率以為常余每集賓從君輸
在其間間余語中理解未嘗不解頤間從余言人生何為碌碌
棄家事從公游可乎余謝非余所知君曰吾意決矣乃盡以仇
身歲時上丘墓拜祖徵幸諸後生尚有與刑窮富壽安免推其
一念孝友殆命物所知諸孫方將以詩書大其門閭必為人宗
乎豹生慶元戊午二月庚午嫁咸淳癸酉正月丙辰後二年正
月癸丑浮化鄉高塘之原余家距翁一垣翁年吾祖之下吾父
之上論翁有年歲矣深與余游且孱柔請銘銘曰　其生也有
涯其死也有時尔世其昌匪我銘其誰

劉定伯墓誌銘

予束家詩人劉君定伯類晉宋間曠達自予辟山水南北屋落
然不司人意君時從予抑或不約徑造至則善為言論名理蠭
出意訢左右辯者不可詰江山朝暮四時之變嘲詠嘗嘯興出
物外常使人諷念不可忘嘗夢入幽耿死趣鼬落目不停瞬

解剑拂琴尹鹏如此雨不可樂勝敗不落一矢飲酒可一二斗
滴酣浩歌聲振林木或投宛相揚旁若無人或鼻息雷鳴怪卧
坐上君豪終沛然以為自得當其樂時不知天之高地之下老
之将至焉爾予前在宣州君以詩来思致清邁恨不即投印綬
從君烟霞之表既歸君好日以怡詩日以張大於是孟半五十
三矣適孟夏二日過予極論當世事抑揚不止推詰旦報曰君
疾厥逝矣予駭而視之不復可為哭失聲往三日不能止非予
為然九與君交者談君輒揮涕里之人不問佩旄黃湯如出一
口噫可人在天地間鬼神所忌邪君長身五尺餘堅壯耐寒暑
鬚髮如漆性落魄不問家事家才三四口飢了伏臘不為求贏
有錢輒不惜雖悉送客無虛日朋友有無相通急難於我乎赴
繫求為員二日得乎爾生四子甲有才智四十年即棄家政就
養諸子以次第補環五日一更其嚴候務為相高惟恐不得其
惟心爾飢来得食渴来得飲旱暖晨起一切不顧人間事惟時
時接方外士講論乘之術間取松柏惟意咀嚼爾年過七十而
顏色如童擇生有助焉或誦陸生作新語為漢達官非爾匹余
曰不然貴與賤誰頃間從馬上公為容一再使越崎嶇萬里爾
生於世長於世老於世不出鄉終其天年有樂於其身無憂於
其心詼費復生技爾失得未必以彼易此爾又有樂事哉悲里
傳鬼車鳥者来夜相哉成明屋舉息戶內爾開襟太呼願見鬼車
卒無有有神以禍福驚人爾曏人爾休休如也嘗有所營造忘其

掌之其星近不驗為子納婦或云歸不利於長翁不為李自是
翁舉家人和及女歷諸病藥無勝翁
暴知之強起逐之出門未屬纊翁默自念作其像誓若神而速
逝者賴左右曰吾死勿事縗絰吾志也醫以藥進慮使去問日
入乎曰然反面而逝江南之俗尚鬼其人最死而信巫祝能自
不惑非由耳傳口授殆一至之性然也翁名邦衡字子卿樂庵
其自號也始祖郛妥沙人為吉州刺史家西昌九洲後徙廬陵
富川三世曰德遠文煥子玉就曾氏娶陳氏先三十七年卒繼
祁氏其子孫實繁有徒生樵洪生桂挺挺撲深生朴朴鄉貢進士
浩生振振視復生發發女二適子彥年皆冠應舉女五適鄒曹
許曹曙一幼羽八歲喪母十六歲喪父務其事夕則爭長兄終

臘屬其子而瞑然以保訪余南北屢其水其五若將終身焉
酉夏四月余行湘君送余於香城後一月君以疾死余聞之歎
歎不自禁湘之歸也未及門望見其子來哭不能言嗚呼余豈
私君君與人必以情聞義輒赴見不盡面折不少回而不厭
怨不有慈懷如也君雖赤手起家而有施出其性歲饑發粟給
真比鄰二百戶能捐貲以自損遺太和智子里道廬陵舊六十
里水寒者食餓者病者饋藥死者予棺喪無歸者葬其土度其
能為輒不少吝君之族前有長者以善祖門為益國尚文忠公
所知去之百年風流相接焉余嘗謂君慈而樂舍大率浮屠家
所尚至臨難急病能禦災捍患以有德於鄉閭大夫士或恍之
君名厲仲翔其字世為富川人曾祖大明祖人傑考世興妣梁

次娶蕭氏梁氏皆先卒子男一人曰成女二人適邢鎣王銘劉
鐘孫男二人婁龍後生君得年六十有四以甲戌十一月某日
葬于其鄉泌洲平之原治命也君之先人嘗卜地于東門山之
下曰吾父葬于是泝山而上為龍頭得一丘焉曰吾藏胄焉
後其有興乎君晚而優游有子治生有孫業于學咸以為驗銘
曰
東門之原君
亏東門之麓君之毋亏東門之巔君所
亏
樓亏樓彼東門視

樂庵老人劉氏墓誌銘

余讀漢陸賈傳甚美余翁樂庵劉氏賈擇田地家好時出賓中
千金折其五男安居過之數擊鮮十日而更以壽終余嘗謂人
生晚福優游逼莫如賈當是時韓彭臨難侯周勃猶不免械
乎生於人無諾責鄉人有急弃帶君一語輒從有不善聞譬之
無以為望和氣熏浹藹然善鄉一歲半為四方客主君者所至
投轄忭恐亟去雖兒童僕厮無不誠愛君者君破崖削逼幅
不為拘拘子至道理所在確然守之不變其執喪為考子按
喪禮門內不入縞黃一子二姪命以先疇尽分而三無贏縮薄
厚子曰敢不共命姪曰敢固辭一家興仁興遜鄉曲相傳為盛
門非好德疇至是君始祖卓長泝人為吉州長史家于西昌之
九洲十世祖德遠從廬陵富川君之三世曰文煥子玉那貢妣
鄒氏娶張氏子男樟女洙容適彭天麟卜以次年咸淳癸酉十
一月壬辰封于潭化鄉扶竹坑楓樹塘之原君名澄定伯字也
自號前村有詩集自編曰前村初集若詩不為深苦而清拔雄

使如其為人有子能力學不隊義方君死何憾于所憾者君死
獨何登速而為之銘銘曰　其堅也驟而其勁也孟推命之藏
志匪繫其材生也達死也何怛君墓我銘我心則結

王推官母仇氏墓誌銘

東廬王先生母喪奏命其門人文某銘噫某何以銘先生之母
之墓哉迺景定三稘進士策御前某以覆校待罪殿廬一日初
考官第一卷擬上乙覽某稍細復之傳觀同官驚訝得八會一
字迺廟中嬾名某以才難白詳定官請所以處臨軒之日賜出
身乃喜東廬先生也嗚呼使先生以名第取先大下歸拜母堂
上斬襭調熊熊幾夙昔乃累先生以不釋乎此某其何以銘先
生之母之墓哉雖然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
使先生失身為親憂雖高科如之何先生雖不得高科為臣忠
為子孝身在焉親固榮也謚先生曰然銘無所辭銘曰母姓仇
氏世居廬陵之白沙考諱彥誠生二十二年歸于贈迪功郎致
政君諱化權逮事姑兩世左右無違奠桑奉以禮相夫子貞調娛
中和靡失節度子始就學篝灯夜分曾厲吟諷及召受從師端
以上手自紉緝連寒暑弥不倦以子入大學甲寅明禋封孺人
從子赴永州户曹祿養壽康称其命服咸淳七年三月十九日
終于家年八十有三子二長大琮先孺人一年卒次國望從政
郎前衡州軍事推官四女一太二適李穆之三適蕭應祥四適
劉起岩二與四先卒孫六男長囧餘未名五女長適劉煥次許
彭麟餘幼九年三月壬申厝于城西黄陂山之原是為銘

贈承事郎徐溪莊墓誌銘

咸淳九年夏六月壬午朔天子親擢徐君卿孫為監察御史將
賜黼也於是其不俟適叨一節按部湖右親見衡山之父老子
弟歌思遺愛餘績於嶽雲湘波間皆曰徐公字哉民六年我父
母之其敢忘及聞聖天子所以褒擢選表又皆手額此誦為朝
端賀為天下賀某退以語客曰麟仲信才且賢何以得此於世
之人去而不忘如此哉木則有本水則有源若蓋芝餓琅琊泉
涓出居然瑞世其鍾和孕秀豈伊一久之積盍相與論其世可
乎客曰徐氏居清江於廬陵東西家御史君之考曰溪莊公溪
莊公厚德人也余聞而心識之七何麟仲自高以書述術狀甚
詳明堂推揚類忠武宋若姚實該初
有以詔子孫傳無窮矣蓋頼下拜以謹
不諼因不辭為銘御史居所撰行述
徼王候王子孫襲處徐揚二州間江白之徐州高平重其
後并謬著而今家清江縣崇學御之擅墓表
叔曾祖端徽祖端源考端而能詩
居曰溪雲小隱里人因號為溪雲先生
然好交車騎黃門侍郎寬平春卿王温樓
貽左右世長無一間

聲籍甚惠帝定丙子侍試成均繼以詞賦為郡請士第一七輪
然中年謝 慕用譽晚謝物望孟雅淡謙謹踧踖一致大雪言八
過失其尊事裁組皆老老幼幼無不得其歡於鄉里近一
以吉德厚善歸之而徐為德門矣淳祐壬子得末疾越五年
實寶祐丙辰十二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妃熊氏崇城主簿
既歸奉尊章相夫子主饋治家延師教子賓嘉賓祭常盡禮
七閒必如禮乃止有昔人勞謙撝風子男二得孫先七年卒
女二適黃一鶚鄭一憂孫男三屋宅必茂宜示平平文二皆孫
男二以開慶己未十一月奉二柩合葬于所居之西園鳴呼家
之將興非必其先世有奇節異事足以聳動流俗耳目也風流
篤厚之意心多孝友睦婣之味良善長者之澤有餘而不盡所

始
始葬於溪雲浸大於溪莊今御史蔡玉立山寺增日趣由
邑最結主知歲中三遷遂陟臺端為國綱紀駿駿且大仕少頃
暇之雕岡之阡何患不表顧墓上之刻不鄙以余屬余其敢不
銘諸以昭徐氏德盛流光之懿以對揚天子之休命銘曰 江
西徐宗宗慶士介臨汝間蓋其徙擿溪源委深且長溪雲為父
溪莊子溪莊胸拘允誠篤温宁如玉天鍾美融為瑞芝溢為醴
積慶綿綿開御史朝為卓魯暮汲翟公朝旌擢清風起西阡鄧
詔命則新我銘宰上材可樣立身揚顯殊未已木秋龜趺此其

君初名聖宇子固後改應新宇明允盧陵珠川人盧陵故多蕭氏而珠川亦望族君技起其間自幼岐嶷長益奮絶種績文學頴頴與逢掖爭鳴三赴天子學官不阿羣其讀書室曰介林嘗謂吾幸守先人廬弗克規拓是不肖堂構捷其前曰通雲復出其旁相我依宇通之為園花竹橫從朋賓啸歌翛然有物表之趣會予釣遊荒閑位置水石君時一造沛然若自得予以是知君所自負翹如也咸淳二年十二月九日以疾終年四十六曾祖炳文祖國老父景伯妣李氏繼母曾氏妣劉氏男曰来筍女曰漱慧淑慈淑懿皆幼卜以四年正月八日歸于淳化鄉王田双圍之原前期其弟至與其孤造門以銘請銘曰

嗟予介僚方子而無成大輿之北兮羌中道而折衝慈衣寇之垂羙兮不能羙其美奚聡雲山之葬詹兮尚毓髒之如生

觀察支使蕭君墓誌銘

德安府觀察支使蕭君安中大夫江南西路安撫副使兼知吉州諱逢辰第二子撫使公發聞顯庸克開厥家於時為鉅人長德自其宗族鄰里鄉黨待公而舉火者百數十家咸淳四年六月不幸公捐館君於是年四十有五矣持抱孤姪臨喪如不勝至經紀其家上下調娛是似是續罔有違厥度哭襘使公者継于門哭已則私相語曰我公素不豪君之志和嗟嘆感發以為撫使公之有子云君字和仲究介軒儼然端重人也喜讀善為文辭倜儻有才氣往滕下

幹蠱服勤左右無違及論世事有奮然自詣立事功之意感淳
十二年領江西漕檄寶祐二年以恩授登仕郎校三年登試第
一授脩職郎秘州宜春縣主簿開慶元年以撫使公兼鄉郡奏
充書寫機宜文字明年改注壽昌軍武昌縣主簿景定五年取
舉江西漕咸淳改元循從事郎授支使自吕武公以下舉闕陞
三員親民四員六年十月以疾辛于正寢乃卜葬於永豐石蛟
之原朝奉郎文天祥以其子元求哭請銘為之銘語曰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嗚呼蕭君克蹈聖言雖不得祿與不
得年見於先人無忝爾生有子有孫以奠不承

祭文

祭歐陽巽齋先生

維歲次癸酉正月乙卯朔越七日辛酉學生具位文某謹致祭
於故先生殿講大著刑部巽齋歐陽公宮前嗚呼先生將安歸
耶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為有益於世用而不為高談虛語
以自標榜於一時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與人
言依於忠與人子言依於孝不為愛飾而支離先生之心其真
如赤子宰使人謂戒迂宰使人謂戒可欺先生之德其慈如父
毋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飢而宰使我無宰雖其與人也如和
風之著物如醪醴之醉人及其義形於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
犯之威其為性也如磐水之靜如珮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
雷電風雨互發而交馳其持身也如獲冰如奉盈如嬰子之自
泰山岳沮金石雖銷與毀未而不悔

其所為天子以為賢揩紳以為善類海內以為名儒而學者以為師風翔千仞遥增擊而去之泰何一蹶而不復支以先生仁人之心而不及試一郡以行其惠愛以先生作者之文而不及登兩制以彷彿乎盤誥之遺以先生之論議而不及與聞國家之大政令以先生之學術而不及朝夕左右獻納而論思抑童而習之白髮如也雖孔孟聖且賢猶不免與世而差池先生官二著不為小年六十五不為殀有子有孫而又何憾於斯死而死耳所以不死者其文在名山大川詔百世而奚疑某荷寇盜之先生之門先生愛某如子弟某事先生如執經蓋有年于茲先生與他人言或終日不當意至某雖拂意逆忤莫不忘之解順世有徒師於千里尚友於異代而同人于門適相值而不遑共死也哀斯文之不幸吊生民之無祿其舜也雙雞半飯藁竟古人之義匍匐奔走泫然而哭吾私鳴呼已而已而來哉尚享

祭都承胡石壁文

嗚呼世嫉變以偷生公指九天以為正也人危蹤以自矜公玉雪而不曜明也俗鬼域以誑人於冥冥公指日月而撑雷霆也石壁之鋒神入天出金鉄可摧孰為公直石壁之稜尊華賤質泰華可移孰為公筆四海一雲我卷我舒大川獨敝子緺子纓萬徼未燭吾書吾龜更衆千百載之阨難而復為此奇嗟予余平登門何晚哭野何遽操几杖于川流化經綸于為士羨蘭艾于為人孰閒寄浪浪于雎沮

祭郭正言聞

維公挺起海隅有志天下屢嘗如冰知德者寡鳳音實冥朝光作之烏臺戒嚴霸氣薄之公迂諫坡歲月幾何白首丹心之死靡他吁嗟人生死見真實如公一節天地可質神明兼返逐千五羊曲江吾師蓍老未七不慌二賢公可千古為酌廉泉一涕如雨

祭道州徐守宗斗　温州人文武兩科

嗚呼龍虎變化乎人物之美風霆流行乎宇宙之名天下之喬乎一州之羸三年而一日乎侯度是程及召駙之垂駕乎胡疾之娶沒而可食於南邦乎憂民憂國之誠其交誼乎雲仍王事乎余哭之築築下神輿乎臨奠

挂神乎損零斷冰操孤矢乎上征熊虎飛橫噫至人乎無死歟余莫乎如生

祭鄭主簿宇孫

嗚呼德元少吾三歲自其應門及我交際德元之賢服我以義以我為兄我胡不弟折節讀書求科入仕子薄臨武語子初筮特子赴宣亦有行事向日出戶舉籠祝予自予汝歸子告還里雍容進退循循唯士別三日刮目相視人十己千其進未止與疾在褰忍不自持子方壯年何質之衰瞥于鬼神涕于襟祠兒不相聞歟不與知殤不及久棄禮如遺哀衰德元而至于斯弱雛惸惸青灯一奠吾甚憐子亦復何為子尚有復念無已而

吾欲匍匐哭子墓無適有王事戚離戚明發不寐永懷吾弟
寄情一奠臨文涕洟

祭秘書叔止所

嗚呼仲至氣和色粹如水之清如玉之剖出而瑞世麒麟鳳
南音第一今世歐陽方其退居深自勝藏蟬蛻泯濁視世如忘
展如之入衣錦晝綉家覽德斯下吾道弥重頃者刑臣再玷天网
善類相顧驚疑徬惶君首丐去其氣昂昂聞者為奮進言始昌
貽書司諫陳義懇深表表愈備于歐有光我年視君匪爲其行
第也同年君也同鄉仕也同館志也同方用祈輦行駿心腎腸
我之出守君酌我觴君亦有志方外翱翔王宮為師秘書為郎
君雖欲去志不果嘗击北而外紫徵玉堂遒以光大亦我所望
誰歟西秦遽報膏肓旦旦引領已劑其良好音不嗣我心望望
李何哲人竟罹于殃嗚呼仲至今也則亡郊瑳如磨其孰我相
兄百君子閔不書傷死戒孔寧如我淚滂我有官守我鞿我韁
君兵云葬莫克造床君柩未歸莫哭斯傍嗟我有心溯風矧亡
嗚呼仲至婉其清揚其命也短其存也長生弱一來我意其將
庶幾監哉尚有洋洋嗚呼哀哉

祭安撫蕭檢詳　名達辰州

嗚呼江右之望儒哉我公驅馳白首惟孝惟思異時廊廟謀猷
元老惟公老成必在其中閉廢之餘奉祠拜公于家屢節榮榮公歸倉卒談咲從容屏有一死惟義
之後不敢寢鄰不敢哀匍匐事辛上印訖不言功優游里居惟以

壽終嗚呼尚論公之平生兮撫卷弗
能不可欺方淮漢之落落兮猶
隨文議論之所從始兮惟桑梓之
日風馬牛之不相及亦既興我父
萬分於人兮而或猶有怨咨自公
思曰何為予室之不漂搖兮予子
之不流離思而不可作兮父
老至於淚漬豈非生而有定論兮
尚或接於愛憎之私死而愛
憎無所麗兮忽天定其奚疑嗟乎
見危臨事而不苟兮所以委
質而為臣吾亦自盡乎吾心兮固非
欲求知於人然自古固非
抱屈於一世兮俟百世而方伸亦有
百世不可俟兮聽諸天地
與鬼神公死而有遺恩兮斯人豈
不盡是不為無所逃於常世
兮尚何憾乎冥冥議論定於其鄉
兮而傳之天下後世無不本
諸人心褒大災捍大患而得祀兮
兮誼以尊名天下有道兮天
王聖明吉山之陽公
睨所歸素車盈盈白馬繫繫我思古人
千里兮何百里之辭即公墓兮酹酒以致哀作文以誄地下兮
尚有信於方來

祝文

過家告廟文

昔喬荊杲單車載馳家祀孔嚴曠歲弗治靡室靡家中心悵而
始告廟朝是禩是維畏此簡書王事敢遠悃悃再號天高聽早
解我湘組易簪一麾嶺嶠近止神人具宜人豈及是神之相之
載欣載奔尊言還歸千里息肩于廟矣辭

代富川酹愬星之

維極有斗兮垂河漢以耀芒耿觀星之環衢兮儼黃道之開張
瞻前杓之烜赫兮東抶孛龍角之蒼一水盈盈兮咫尺相望一
舉手而高摘兮搴萬丈之虹光時吐奇氣於六合兮夕閶風而翊
扶桑宇宙之談啟兮其將見於吾冰之涯吾山之陽擊雷鼓兮
電煌煌酌金罍兮對天漿

代酹辭星文

維商人之中肯棄兮秦刀驏然若有物以默運其肘兮故利器
排割而弥堅矧斯文之新發硎兮淬磨乎仁義之淵斫月桂兮
高五百丈剸蛟斷犀兮奚足言視一朝解十二牛兮直游刃乎
吾前於戲神哉使我頭角露崢嶸相我筆下生雲烟靡靈旗兮
風翩翩舉天歩兮酌天漿

樂府

古樂府

珊瑚香點臙脂雪美蓉帳暮雲熱明朝尋弄燈前月激灩九霞碧鸞折旋杓高聲發女明金波漾曉輝郎星赤璫曲裏長眉青頭上更有瑤池君六九五十四東風西蟠桃花花未紅鳴鳶啟玉声玲瓏綠毛家貴連水龜蝠爛五色人間稀春多瑞葉木敢飛氷壺光滿魚龍轉笑中低舞玉釵燕明年今日長秋殿安與入侍金桃宴

齊天樂　慶湖此清明李楼作

南樓月轉銀河曙玉簫又吹梅早驚起汝晴蒲菊來晚一樽煮

香清裊瑶池春透想桃露霞餐菊波心晓抱錦風流御仙花帶
瑞虹統王閨人正未老喚磯頭黄鶴忻巾談笑劍拂淮青梨横
華黛雨洗一川烟草印黄似斗看半硯薔薇湘竹楊柳沙路話
来金貂蝉翼小

春天樂　甲戌瀟憲柳堂灯屏

夜来早得東風信瀟湘二川新緑柳色含晴梅心暖春滅千
花如東銀蟾乍浴正沙鴈将還海鼇初轟雲擁旌旗笑声人在
畫閣曲屋虹瑶樹縹渺珮環鳴碧落瑞龍華屋露眇銅虬水漏
鐵馬簾櫳光搖金粟遥く倚行更為把瑶樽満甘醪餘回首宮
蓮夜深歸院燭

樂語

宴交代宇國監知府致語

粉省望郎来向雙溪頻牧王堂學士将従五馬歸班文章太守
兩風流新舊使君同意氣三生結習千里逢迎差吉日以交龍
秩初筵而式燕共惟某官一中體段萬卷工夫風来湖面月到
天心勘破是間造化眼小鷰峰資吞震澤充開裏許規模静観
時仁意無邊自得處生香不斷那許山房獨樂便須朝岁高騫
淡月疎星統建章妝陵紫東尋燕寝清香森畫戟駕熱朱轓東遊
方喜於行春西嚮又歌於来暮好是當年孟夫子肯為今日謝
宣城況也江雲鄰戟雪水鳳飛函飛下又傳岳牧得詞人能軼馳
来重見神仙遊碧落少運表選即看中環我判府報政趨朝及
時受代子孫永好非徒契結金蘭冀主相歡要是味同草木說

賣劍買牛敎事誦無襦有褲新謠真成宮羽相宣正好豆邁有
戔地衣綉毯風柚瑶琴海棠開後燕子来時擡自青春未減物
柳舞低桃花歌徹莫令紅影空摇且徐容東野雲龍更領會群
翁山水陽坡丘好此番賸講齊盟西掖花香他日重尋舊約某
等四工樂部執藝台皆上奉清歡下陳俚語

壬堂學士催班鷺粉首僧郎趣佩麟来往神仙同碧落後
先岳牧總詞人陽坡基吾丘時及朝路相期柳色新握手
論交判一醉東風散作滿城春

宴交代湖南提刑李運使致語

錦帳尚書郎手持金勒綉衣直指使画授銀龜二十年虎榜同
盟第一段熊湘佳話豆邁初秩英簿增譔某官紫徽垣裏皇辰
太華峰頭霜雪黄黛緑幕閉朱戸天子門生氷壺王衡懸清秋
神仙人物插天高雲霄瞬接地起湖海樓湧翠浪流玉虹堂書
濕灑拊翠濤拍青壁琴轡垂垂依然弹愛舊江山總是快事
條貫綸巾羽扇便追赤壁功名流馬木牛要做中原事業了邪
蒸然山勒石歸来文徳殿宣麻我提刑同看長安花新聽衙鼓
鴈荇舍竹篱玉堂金馬到處無心青天白日芝草鳳皇舊時相
識自是平生管鮑合成一會蕭曹共讀禮樂字三千好吞雲夢
澤八九瀟湘雨煙寺鍾洞庭月遥看八面玲瓏蓬萊盞金蕉
海山螺散作九州歡喜某等叨居伶部幸際華筵欲助歡顏
陳韻語

河漢雙星會使槎分明徹夜照長沙蠻絲睛轉金龜影

綉春隨錦鵲花雲杏舊陰浮綠逕野華新韻度朱華
共侍蓬萊宴回首丹墀日未斜

宴朱鷹守致語

紛省郎星來坐朱陵堂上綉衣公子相逢紫蓋雲邊永夕某官寶劍雙峰意氣錦機五色文章北斗
豆蔻永夕某官寶劍雙峰意氣錦機五色文章北斗
皇香案吏西方雲界公佛地位中人旗蓋東南雲龍
冕朝天闕秉刀尺贊仙臺荒政七州秘閣常平再見勝游三
吏部剌史重來移太徼垣二十五星照祝融峰九千餘丈
夜濤入詠汀蘭忻社生香桑麻深燕雀成須信陰堂
遠蛟龍遁從今後戶無塵袴襦歌春酌方新絲綸閣大
戟提刑交情四海玉事一家石敢
意要歸茅屋梅花一堂聚會天人千里逢迎地主
動古歟春好將席上歡聲散作人間和氣鮮鯽銀絲香芹碧澗
小對歌慈宮花玉仗御水金溝同僚催宣宴敬陳吉語聊贊歡顏

翩翩紫馬絢銀潢春入梅花新雨香牛斗劍芒浮翼軫峨
峨佩影度瀟湘東南麾節精神合上下風雲意氣長且為綠
鄧拚一醉傳呼聯戀觀明光

宴湖南董提舉致語 前知瑞州

碧落使君來坐皇華堂上綉衣公子相逢紫蓋雲邊二十年虎
榜同盟第一段熊湘佳話招呼風月酬獻豆邊共惟某官精神
綠水天河節操丹崖鐵筆一椿獨老霜皮淵雨黛色參天雙幸
春芳紅杏倚雲碧桃和露插天高雲霄胸拔地起湖海襟心白

玉堂肘黃金印劍地丹井提携勞羣越風流天柱祝融脫洁青雲
標格盡道常平老子移来上東神仙奏簫照空霜飛暑路鮮車
度曉烟傍衮衣我提刑同看長安花共聽衡陽鴈風雲一氣宋
結綬貢禪冠重馬同途翰卜隣邑識面霄漢瞻佳士瀟湘逢故
人共談禮樂字三千好吞雲夢八九度斗牛躋麟鶴襟期交
注樽罍縹鴛鳳擊虎嘯動業同利寿鼎某等叨居伶部聊敷工
歌

西風八月楚江濱爭看星槎會漢津露湿紅綾旗影舊雲
連翠篆華新東西杜若洲邊月先後瑞芝堂上春回首
瓊林拚一醉使還總是鳳池人

宴交代權頼州孫提刑致語

太守奉親歡迎綠鵝使臣領教聖詔
百年交好豈簿酬獻金石綢繆其實一襟禹穴氷霜葛文劍
玉雪淡墨慈恩塔光射斗牛妙音蓬萊宮清諧韶鳳入領圜橋
冠帶出聽盜浦琵琶捫左角歷天田記方流跋玉水旌旗日暖
下太薇垣秉星辰鼓角雲和種千戚亭前花木襦袴方歌夜雨
幨帷又轉春風白馬金盤陀摩挲賴石三百里玉節青絲纔約
東江城十一州金池與玉節相輝綉谷共朱轓出色崆山絶處
移来琴鶴高寒藁水光中洗出劍刃清淨岩開暁日雞鳴晴雪
小駐美酒歌虹流吟翠浪快持荷葉飛鳳尾来虎頭我判府勞
撤楚車新依冀部白雲舍近移来簫綉與藤先月臺高記得朝
花院柳喚起十年照漆畫歸一日樽罍塵節同春筆歌永夕海

山塚金蕉葉散為八境和風蔡苑鳳青瑣開行共九天清露集
等叨居伶部敢獻俚歌

蘆節東南會一堂蘭亭昨日記流觴六絲是度銀潢影五
彩春浮玉瑟香院柳舊雲懷燕語野華斷雨挹虹光鳳池
對秉他年事仔看天街接佩璫

又宴前人致語

粉省望郎綉衣頒節碧山學士絲袖分符好看翠浪垂虹重
廉泉飛雪甚官函關老子姑射仙人金鍾冰壺玉衡精神流
青天鳳凰芝草表裏光明昔為天子好門生今是玉皇香案史
移下半空水鏡清照鄱湖鉛成萬疊冰花春浮籟石澄江分一
道老氣橫九州明瑠堂中快吾脩膂思樓外遠大規模發揮
清獻江山張王瀛溪風月人行晚日史立秋使節上青霄有
華冠蓋吏部榮華簪守鈞樞我判府金石交情增寵王事上
堂拜家慶名稱行春知府監司来依先月吏酲燈前花雨共
游雪外烟林肯為二千石徘徊散作十一州歡喜鮮鄉錄絲香
許碧潤小對歡蓬宮花玉仗御水金溝同催春宴某等敢陳善
語上贊台顏

簫鼓晴煖落舞筒堂峒雲晚聚星辰翠虹光慶樓萱日香
燕先浮膏藥暮一道清風華轡遠雙江綠水綠衣新相逢
愛有朝花約文看鵲蝉會簪宸

上梁文

山中堂屋上梁文

戴府參議久矣買山潘岳奉親昉茲築室未就
嘗西北之一望凡私計之綢繆皆上恩之旁薄自昔園林堪館
之勝雖乎廣山泉石之全聊兩峰似大行之盤谷建陽九曲
類武夷之桃源然而有窮而深者無曠而夷有清而麗者無推
而消所在罕并於四美其間各擅於一長而況索之於林壑之
餘去人隣甚未有納之於戶庭之近奉親居之主人白髮重閭
絲衣四世出隨園鵠付軒冕於何心歸對林烏覺等數之有味
頃閑上游之叢臀偶逢小隱之時攀澄潭洗者之勝山行六七里有詭石怪木奇卉美箭之饒攀飛
雪而窺空誰度脩蕪而涉宮徵雲奔虎鬪根穴相呀手折蛇行
嵯巖差互看輞川蓋如登南嶽過華子岡讀黃溪詩如上西山
至春家潟其遲詭足以駐徜而遊目其深靚足以養道而樓真
自天作之非人力也未為仙翁釋子之所物色惟有樵童牧豎
之相往來偶然幻出種竹養魚山堂尚欲散為拂雲亭燈廬閣
先生酒垂釣其無日不來夫人作羹變現將使山間四時之樂盡為
洵歟雪月紛披烟雨吐吞虹霞變現將使山間四時之樂盡為
堂上百歲之娛翠岩水盡其歡先慶固在得諼草植之背列壁
何妨乃相南隅乃規中奧有護田一水排闥兩山之勢得數畝于
百區種魚千里之基閒之陰陽天與我時地與我所若有神物
水增而廣山增而高不管相如四壁之蕭條且作樂天三間之
瀟洒窓中列岫庭除倚林合北牛雲萬東出日或積土室編蓬
戶或通竹涵緯要門宛寨斬紅塢為之中更有花木樓基之意

眼前突兀見此屋人生富貴須何時苟義窮完憂居屢空處吟
月露供燕喜之詩判斷煙霞傳平原之笑何必瑤池覓崙閬風
玄圃方是神仙不須終南太華天台赤城亦云山水被褐而環
堵鄰軌而杜門彈琴以詠先王之風高臥自謂羲皇之上不知
老將至脚復得此生今日幽居便可號爲秘書外監他年全宅
亦無華於昌黎先生小住郢仃齋聽巴曲

東　紅日照我茅屋東往來統盡湖陰橋上看世間無水不流

南　說與山人住水南江上梅花都自好莫分枝北與枝

南

西　隄東千頃到隄西往來各任行人意湖水東流水不

西

北　濁酒一杯北窓北白雲去住總何心或在山南或山

北

上　莫道青天在屋上青山一疊又青山有錢連屋青山

上

下　試看流水在屋下他時戲綵盡堂前福禄來榮東來

下

伏願上梁之後千山歡喜萬竹平安燁壽觴和慈顏兒童維齒
昆弟班白濯清泉坐茂木虎豹遠迹蛟龍遁藏陰陽調而風雨
時神祇安而祖考樂一新門戶永鎮江山

山中廳屋上梁文

舍一畝之白雲已開別業屋四園之流水更啓前榮數揮已空之覩模展拓方来之賦閱有相之道廻績于成主人未了言疑願有山靈先人之敝廬在苟安風雨之餘慈母以輕軒来亦愛園林之近頃斲蓁芟之地昉營護草之堂雖環堵之間粗云具體然鬮廬之制未畢全功相協厥居聿来胥宇階阼所以行僕僦舂著所以肅賓嘉不日成之以時可矣是用戒良樸鑿喜農事勤塚於水端架蜿壇於雲表然後翼之以廡承之以門移君而立庭皐遶泉而周戶外清湍峻嶺為不斷之藩垣野草幽花作自然之丹雘老之將至詎可小休昔晦翁愛武夷而不能家歐公卜潁水而非吾土余何為者乃幸得之未聞君王便比賜鑑湖之宅何須將相方謀歸綠野之廬元興同工庶聽善頌

東　日光穿竹翠玲瓏　被茅屋柴門在半峰　利風快飲記

浮丘翁谷

南　水面沙邊線正涵　剡道人為作小蒲帆　被山上仙風

舞櫓杉　被

西　雨過橫塘水滿陂　豐漁蓑背雨向前溪　絲心聲碎

入簾悽豐

溪中石　被

北　逕窄泓淵涵毛色　臥夜深山月吐半壁　容巢共枕

上　亂峰深處開方丈　臥風雨戶牖當塞向谷　垂更　豐色

采書幌　被

下　門前白練長江瀉　被鼓吹聊入農桑社　被翠浪舞翻

伏臘上梁之後山輝川媚神比天同俾耆倪艾俾熾俾昌壽夢多祉爰居爰處笑爰語君子攸寧爰定厥宅永爲安宅

代曾襲教秀峰上梁文

楚芳曰其邑買息盧陵淸江而東

兒郎儒香城援地爲廬陵之名山大廈連雲新廣文之甲第結廬在人境幽居近物情竊以買宅貴在有屋或待三十年之勤未有不崇朝之間而能使二美之具詣爲之地乃有此奇一片乾坤塵菴先生之里隔墻鍾鼎新文昌兄弟之家況方其何蓄之在齊已有爲戴公而起宅至今日歸之斯受亦有數行乎其間川浮陸運以無遺水到渠成仙去留影移

彼置此換旧邨新疑半天之飛來忽平地而卓起尋引繩墨規矩曰用舊人丹雘塗墍垣墉其餘事多助之至不日而成彼有室築而道謀此則事半而功倍我府博才高一柱齊洞八窓大學館中飛黃騰去大成殿下耀楊歸來安能辭爵祿乎是以汲汲如也向時蓄墨當寫千萬問之心此日規模便作十二樓之樣由柯山而徑上通木天而橫飛何官不爲餘地基緣青山如許即旦號工部草堂綠野從永叔此爲大祝廳事輒陳韻語共舉備祭

東　寫秀峰榮華蓋峰卓筆雲霄天下　獨書劉班馬避詞鋒

南　翡翠英中碧玉簪一抹翠愚生畫色府中氣象已潭

西鄰有文昌瑞色齊乃祖紹興光價在重噩真氣磅礴
鯤
壯山腰帶曳清江曲滄江歷歷現雙魚彷彿黃金鱗
玉
上一朵紅雲只尋丈瓊樓高處不勝寒轉轉乾坤凌萬
象
下不是求田并問舍要令安宅兀在眼前倘捨八荒歸廣
廈
伏願上梁之後閥閱增高室家嚮用堂前龜鶴覩見金桃天上
麟聯輝玉樹大耐官職自立門庭以無媿於前脩用永傳於

佳話

公牘

與湖南大帥江丞相論秦寇事宜劄子

某干犯師嚴輒有申請秦寇之在廣西擾動二十五郡為患
年去年破賀之富川官民荼毒不細經司不問今既我永明
死知縣殺傷縣尉主學捲去縣印皆居民德婦女掠去財物經
而又破永明之下澤又寇我江華移其所以毒廣西者施之湖
南此而不討失刑莫大廣西以前獨力不能捄今向幸湖南
肯與會合宿兵以待師期朝廷之主張方新言路之開正是力
此掃清巢穴之一機為兩路官民舒洩冤憤不料之大幸經
帥不已望滿望新經帥之來不料意見

經司牒報補賊以官授賊以職則賊以濫賞與以錢凡情忠惡
無不彈指自昔化賊為民固有稱為盛德事者蓋賊有出於
里之饑荒激於官吏之貪黷弄兵之情出不獲已故仁人處之
念其為赤子姑惟安之勿庸勝之今秦寇招募無徒建置將校
橫行兩路嘯聚千群戕天子之命吏劫公刀之鑄印殺人盈野
罪如丘山既非脅從又非烏合渠魁縱有求降之說官司亦在
不受之科而況初無出首之真情僅取改過之文狀謾曰回鄉
而安業何曾束身以歸官得之虜人所云一面受招一面劫殺
刑政無章其至此天下之大勢相維所仗名義而已若名義
不若大之不可以立國小之不可以立家今觀廣西成何宇宙
先生不忍斯人之塗炭一再洞兵必欲罪人斯得然後已此真
扶持人極綱維世變盛心之所推也但今來廣西既作此可
舉措未必不以襲遂渤海之事自詭上惑聖聽本路冒然進兵
非惟蹊徑不熟之隅總鄉道之助有悔吝之慮亦恐隣閫反以
本路為張皇壞其鬼戲之前功或者陰設階穽今直須申審朝
省看指揮如何若朝旨主招諭本路只得撤兵後有衝突廣西
當任其咎朝旨如以招諭為不然自是督兩路會合至時湖南
不求廣西而廣西自當約湖南共事此利害自是坦然謹具公
申欲望備申朝省仍乞約束與當接商訂必須計一例斷行下
曰招則招曰捕則捕使人無中立之疑則亦無事後之悔所有
永明縣見駐劄有使閒之兵有本州之兵有謝隅官之義丁約
近千人日費春陵供億比來徐守已費支吾郡力凋薄亦為可

念今高節所部兵若到山前不過又是坐食愚意謂不若候朝
旨行下確許討捕然後調往今乞且喚回高節一行軍兵歸營
聽候朝命某非敢遠使閫約来本司去山前頗近的見利害如
此特師門相與之真故敢傾聽以請拱聽處分以憑遵守

提刑節制司與安撫司平寇循環曆

某猥以迂疎承之湘梌遠值寇發昭賀兩路弗寧茲承大使丞
相與廣西經略都承選將調兵各以重僚為之督是行賊不足
平矣某偶以職事獲忝與聞奉令承教於兩閫間自是無盡日
公移失幾容私牘近文貌求其脉絡貫穿報應迅速莫若循環
暫為便司存以紫袋往郵置往来去潭日有半去桂可三日從
其中而稟命焉庶幾昔人道二國之言無私之義云耳某謹書

於曆首為序

十月十三日　某荐準牒報大閫調兵一千人以宇文帥參王
衛任其事甚盛舉也自秦寇之作廣西前此調兵不過五百
人以下去年呂帥方調一千人而皆委之小小將校氣勢單薄
不能為功今南寇調三千人以唐貳軍督之以趙總制統之而
使閫與之持角大作規模賊授首行有日矣事關西戶國家之
所嘉賴豈直兩路之所蒙福而已然聞之兵家利鈍不能逆覩
蜂蠆有毒困獸猶鬬語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某數月以來職
思其憂亦頗采取衆議薄有管見及今山前之所當行者因悉
數之於前乞賜鈞照

一　秦孟四者累據山前撫報其狡兎之窟穸在賀州管

下地名下界然實無一定可攻之巢穴亦無一定可
擊之隊伍前此經司非不起兵臨之然兵來則賊散
兵去則賊聚見吾強則避之知吾弱則乘之方官軍
之始至也整齊精明部分齊一問寇則失之矣無可
蹤跡者而秦之黨或為平民買賣於軍市之間甚者
秦孟四亦在焉及淹旬越月之後我軍氣竭意衰闌
珊零落寇則忽以百十輩突出草莽以掩我軍從前
往往償軍騙將大率坐此今兩閒會兵鼓行而前寇
出故智必且散去及其久也則有乘虛襲我之憂此
一不可不知也
一秦孟四所出沒巢穴處其山重岡復嶠連跨數州林
翳深密賓蔚延袤山徑水客聚族其間將四面而裹
之則山脚綿亘無合圍之理將赭山而戮之則林木
疎曠無延燎之勢我軍望之遥遥空駐山下而彼之
軼出他境猖獗自如且如近年嘗遣二將曰吳曰猺
屯駐羅山者半餘僅能免靜江境內之擾而不能禁
昭賀諸州之剽掠是也我軍若入其巢搜原剔藪豈不
甚快然彼又竄入大山愈去愈遠迄不可誰何如近
年蕭路分日張者提兵徑擣其巢而不獲一人是也
今兩閒兵力甚重非前此千百人單弱之比雖山勢
連延不可合圍只是一步趲一步可直造其所謂下
界者然吾極其幸善得至其間彼則又已遁散且兵

在山前又無救於彼之橫出此二不可不知也

一所在平寇專藉土人惟今廣西則不然方秦寇之起也某村被害訴於閫、、為之調兵已而賊不可追撤軍而去未幾則寇已復至尋仇於前訴之家曰汝敢訴我從而盡殺滅之官不能為之主而遷重甘荼毒自此應有被劫者皆不復告官此一類是主人畏賊而不敢與為敵者也又秦寇所至攫剽財物之外出其餘以散之貧者善良被害惡少豪利是以鄉井間略無被髮纓冠之義當有幸災樂禍之心此一類是土人喜賊而不復與為仇者也今兩閫會兵而前若無土人嚮導是猶盲者索途何往而可然由前言之則或平民畏寇後禍而不敢為我軍之用或惡少冒寇為恩而不樂為我軍之役縱使而驅之未必不自鳳二三陽順官而陰附賊此處日最是誤事此三不可不知也

一今日之事全在兩路偵察前三者之幹各作一策屬之必使有以避三者之病然後一舉而得志不然必隨賊之中南方用兵如今日大舉者自有數此行必須女秋武裝之於儂蠻了事而後可已君子作事謀始則籌畫之也可不熟而精乎

一聞有張虎者石壁當要之將兵幾擒秦孟四常有張大虫來我便怕之語大抵賊之所怕者表而用之亦

破賊勝之一也張虎李[illegible]近為郭[illegible]察所劾押下邑管効用今以鈞闇求之以[illegible]王璟衛使之以功補過其人勇悍有餘必能自効此上計也

一今自湖南入昭賀有兩塗一曰全州灌陽自灌陽入昭賀皆經縣鎮即近日被擄去處而去秦孟四下界巢頗遠一曰道州永明自永明入昭州界曰平源便是賊巢自平源至下界賊寨連珠相望其去秦孟四巢甚近今兩督捕先合商量打併附和諸賊此却宜以告諭為先告諭之說以為兩路之所誅者惟秦孟四汝曹脅從在不殺之科若得一寨下我軍直是不殺則所謂連珠賊寨必[illegible]風而[illegible]非惟可以離賊之

[illegible]因而用之則擒秦孟四或在此徒未可知也但一賊[illegible]其中有老幼有則物傷人不免殺戮攜[illegible]此[illegible]總統先明教[illegible]毫無犯不殺一人之令使降[illegible]為[illegible]則可此收[illegible]之第一機也

一[illegible]使聞所謂不過[illegible]森二百人又令本司擇將當時[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桂文政總統桂雖淮將體統不為[illegible]故金東倍覺費力向嘗以[illegible]鈞聽之賜改差未委[illegible]西許今幸王璟衛此来即當抽回桂文政盡以其兵付王璟衛伏乞鈞照

一高節二百人今在全州灌陽駐劄合係王璟衛總統伏乞鈞照

一聞諸電取十六日戒嚴以行二十後可到衙陽應平寇之說筆舌所不盡者候宇文帥參王環衛相會又得對面較量伏乞鈞照

大使司回

萬里決示循環曆讀之綱目備具公而幾密之周防私而文貌之簡約甚徑便也所當遵而守之

十月十六日報十二日所批畫如後

一來示前四畫備見臨事好謀詳謹之至已即諮之帥參計議其至明臺必親往節下求商確也

一所論張虎者使臺既聞其可用以詳審之矣但其人為吾路所劾朝旨押下當營自效本司若只求之桂閩恐桂閩亦必以申取朝旨為辭且桂閩若知其人可用彼必自取而用之亦應未必肯以與我也但得其能辦此賊則州來在吳猶在楚正不必付王環衛也更唯高明裁之

一行師之道亦須任事者擇利而行當令就節下決所鬻

一抽併桂路分一項軍人付王環衛此具見倚重使使歸一之意却亦須望環衛至使司熟議然後施行為佳

一分

一高節一項三百人前此係總使司調用亦合更俟王環衛議之惟使司所處分

右報如前其辭已共卽恭計議簽署之當以面控也
萬里翔筆書猶不宜載之於檄況所恕也 為單
替此筆者實準必在所恕也
十月二十二日
二十一日守文卽參王環衛奏辭是日留議軍事至
三鼓而別二十二日早單已行
前此奉大閫之命調成寨兵四項共二百人令本司
擇將本司遂差杜通判督捕桂路分總統此一時也
今則大閫調兵千人報元帥貴將以行與廣兵大為
持角此又一時也以事體論之所合抽回桂路分盡
以其兵屬王環衛又與令杜通判解督捕職事盡以
軍務屬之守文卽參庶幾事權盡屬大閫司存不過
奉行旨揮每事無所專輒此則尊大閫之體也而守
文文之來儕諭鈞意與其所以自處一切欲仗其與
閫其必職事而言則盜賊正屬司在閫自無以誅其
責但當如廣西童憲之所以自處者童憲但為其憲
司之所能為若軍事時是經閫任之帥不與知也今
其自有童憲樣子豈敢事事干與犯僭越之誅而守
文文堅謂長沙去山前迢遞報應不免遲緩恐誤事
機必欲凡事從本司予決行又謂鈞意所望正如此
某舊忝門墻先生待某如子弟某事先生如父師今
不自意以一節超主閫部之內適門戶間有酬應以

子弟自命則所當為父師代勞豈所敢辭若然事面
有輕重大小難於緊言今已與宇文丈斷應山前文
宇申到本司在某司以予決不犯事輒若某徑自屈
處報山前却申大閫聚會其有非司存所得擅處若
則取鈞筆旨揮如此不失門墻奔走之誼又不失大
閫崇重之體所有商與宇文講論數項今一一乞
鈞旨速作施行
桂路分已牒報從王環衛調用乞作批牌鈞判更劄
付桂路分照應庶一切出於閫命而後事體歸一桂
文政只是衡州路分名位尚小鈞判中或加一權攝
名色在路分向上者以寵之蓋既減其實姑華其名
鼓舞之術也
一宇文自謂以客軍深入實不知地分賊情苦不容
本司解杜通判督補職事以為杜文往事數月講切詰熟
今日正要資其用欲以同督捕處之又道州錢糧倍
費支吾山前若有不繼立見利害須得一人通融於
其間則杜通判其人也此說亦甚有理欲乞徑作批
牌鈞判令杜通判充同督捕職事兼督發錢糧官却
望鈞筆裁拂數句庶其樂於趨事赴功此一大節奏
也
一近日道州只供億戍寨二百人錢糧已自斷續可慮
今縣添千餘人券食支遣小郡氣力何以堪之若不

念其痼瘵先與區處將来必坐
倉漕書亦閔然及此不知還可申明朝廷於黃繼內
作一道理否先生寫與都堂必無不從乞鈞照
一山前事體重大臨機當斷發下若干就山前準備若無所於
能出氣力問之字文文所携似少字文子細應非
妄費者望更那融發下若干就山前準備若無所於
用仍是庫中之物宇文此甚以為憂而不敢請
軍無財士不来軍無賞士不往勝負之微權所係甚
一應山前事宜凡可以助臨事好謀之緊悉從大帥裁
環衛譬譬道之不必以瀆鈞聽者皆不布於此乞

照

大使司回

十月二十九報二十二所批敬者畫一如後

一勦暴除兇固在兵力之強尤任心力之一前此
或捕議論未一故使此賊得延旦夕之命今既一於
討矣所謂選將調兵餽糧本司當思一一措置
存於山前遠而使畧為近周匝體探量度應副
司協一是望来示以廣西經畧為比非所願聞
為廣西憲澈隔流人

世堅立功贖罪文榻

童憲果以是為心前所謂張虎者豈不能坐以自
往往南窓不以是勉童憲耳萬里舊見胡故令與

紫巖書云永明之寇未平桂郴之盜方作帥司兵力不支憲司計無從出未嘗不嘆當時既不強於力又不一於謀致使胤董猖獗今官軍氣勢已合我輩心事素孚崇臺可徑予決者毋以迹嫌本司所合施行者却望賜報庶不致久以賊貽中朝之憂幸甚

一

杜通判桂路分各以處之兼職見之公移矣師克在和更望嚴賜勉勵總統不總統均是要立功督捕同督捕均是要敵愾字文衆議及王環衛之行也萬里當以是語之矣

一

道州錢粮前已申到已劄令其於有係管錢內那應副却與備申朝省出豁又考之前比例各[illegible]

一

措辦并告之公朝其申捻亦已見之公移矣

一

字文總督所奏備用錢特司存遣兵之舊比政恐支遣未敷見議措置權宜俟其申到便與科撥也

一

山前事宜九有可以運掉扶植者切望徑自行下總督司等是王事等是僚屬政不必以本司差官為嫌餘有誨日拱俟垂示 萬里

十一月初五日

一當來廣西止有秦孟四一火賊只因稽於勦捕致上下相挨於是遍昭賀境貨令據山前連日所申則秦孟四已遁杳不知其踪跡如近日廣西所報禽毛丫頭唐督捕所約夾攻倪崇七桂路分所申打扶靈

源巢皆枝葉去處而渠魁則失之矣其前賞重兵為錢粮所牽此寇必祖故智逃散今乃果然重兵為錢粮所牽持久之理班師則禍本仍存頓兵則吾力不繼此事大欠結束今宇文帥參王環衛兵此時方至山前但看申来如何

一秦寇實未易驟除若下得細密工夫千百人亦可取若只持堂堂之陣則高飛遠舉無如之何今廣西既失了秦賊看来諸軍逢一賊村便打遇一賊寨便攻此等相撑脊從却使得招諭前日之所謂招諭乃是姑息之政若兵臨其境告以禍福使降宜有必下之理此時若憤招安之非策只一堅殺去却又欠斟酌

主其事在廣西本路又不得而事大關以為如何

一本路所仇者秦寇耳今兵入廣之後秦不可逐跡於是亦不免到一處攻一處恐壞生靈過多而失吾事

仇老秦賊之意草創無盡誠之理大要只當去其巢既失其渠所在而事定及於其他心甚念之大

閫何以處此

一廣西備白劄子所陳糧粮本路全州有塩田桐秦小九寨宂在其中此事誠有之陳述論者與賊通此則未必可信訪聞此桐形如葫蘆前矣後闊所以秦小九入而據之蓋以其地形險巧故寄迹於其間而前後則不擾全州之境賊不欲召兵意將以自存也今

亦安知奉孟四不宜其間但其地既有一夫當關萬
夫莫前之勢未容輕於進攻須以術而後可破之前
日見王璋衙申將來兼破竹之勢一掃空之詞氣若
容易然凡言語輕率便有取敗之道當一面報山前
子細調用仍與全州土人密議措置若不甚煩兵力
尤爲上策也伏乞鈞照

大使司回

十一月初七日領十一月初五日所批曆備悉本司去山前遞
不若使司去差近所報當得其實一行出師皆雜坐霧喻制
向已申明帥參及王璋衙在行若遇機應要先申使司一聽
行下差一從本司施行則不貴巧避矣王事一家政不必
以形迹拘也嗣有當從商確者即畫示如前所批則高明自
了了矣萬里冗不及親染

十一月十八日

一秦寇竟無蹤跡公文中或曰在大明村小明村
或曰在大花山或曰在螺溪源南上坪或曰在南圖
平山白石山脚其說不一已難信憑今得王總統報
直謂二十餘日秦孟四全無風路則兩路用兵以來
此賊之出沒可謂神矣大槩平賊全要地脚土兵之
謂也今本路以客軍望望而前固已失之廣西爲地
主而全無地人間探雖東兵甚多要亦徒孟浪耳某
前嘗聚之南士皆謂秦賊狡猾詭秘之甚見吾強則

避之知吾弱則乘之固當晝一壓徹鈞聽矣今果出
避他所則日下工夫止當探實秦孟四所在然後可
言進討不然逆跡而往果何所為廣西牒報謂湖南
兵不當越界深入止宜在兩界上伺候會合殄有所
激而云今已報山前且回兵駐泊湖廣界上一面遣
入関會唐督捕掾閻秦孟四所悶着實名秦賊有的
所唐倅有密約方可設行而前緣兵在昭賀境內則
粮運在路亦不無虞虞隅或為賊所梗立見狼狽是
以回師界上乃十分持重之舉亦已語之矣舍載之
公文當必先徹鈞覽不免專輒仰乞鈞察

一廣西昨報本路義丁生事可畏遇人則殺遇屋則燒
遇財則搶此輩素不知紀律所至殘賊可憂已行下
杜劄捕桂路分嚴與禁戢今績得廣牒以義丁越界
深入肆行刼殺大不可令聚無見只得抽回緣昨來
桂路分初造之時止有二百兵故須義丁為助今使
閻調兵既多則亦不須此輩亟遣掉自有餘故抽回義
丁若所以隨時取中也伏乞鈞照

一扶黎源打聚之舉蝟毛泛泛當來本路止於問罪秦
賊朝廷旨揮所討亦秦賊耳諸軍在扶黎源枉費辛
苦一番可謂失本旨是後也王總統申来是一說桂
路分申来是一說見之字文眸亦點對二將覺已微
不和又義丁乃桂路分所招壁而廣西累有云云今

既抽回義丁則桂路分亦不當更任事已劄付棠溪
名色與桂路分赴司而其本兵則令成將馬成統之
一則二將若果不和末流必費處置不善解於其職
一則以其不能給轄義丁即奪其職亦御前將之徽
纏也伏乞鈞照
通州供億委有可憂緣自七月以來郡中已極其剝
刷至近日覺運幹之術窮雖曰於有管錢米內通
融支遣然茫茫罹亦自無多此豈可動不得已盡指準
為券米亦無可繼之策若券錢一項一日須三百千
則十日三千緡其何所措畫而可徐守不幸未路當
自重擔秋冬間無日不病此間十二日忽至大故雖
有數行馬而其困於憂勞亦云至矣甚可痛念今幸
而王守已來數數過從欲脫而去之前日得其肯任
約二十四日可交事忽得徐守訃山前生券間斷中
間新守未到已前有數日無官主張於是亟教授
護印而以十日軍券責都副吏以私財應副遠從軍
制此從權甚不得已之行移也今既抽回義丁約千
人既可為通州解小半之急然尚有千四五百兵留
竟上軍券不可謂少須刻不容稽遠方來者亦不一
所措使閘雖申朝廷從司應辦然亦輝遲要未可
必今令有救急之策不全仰於通州若因循廢之則
通州必有一日之絕誤事此時豈暇何濟於事此最

關係幸先生深入思慮畫謀所以救此某不勝拳
一全州塩田峒為秦小九所據其峒地形險絕未易以
兵力取昨王總統申來云僕回軍掃清言之甚易其
殊未以為然今得宇文帥參公文果亦詆其輕發山
前得宇文文以審重持之亦大濟事此峒中百姓皆
耕他人之田田主皆在峒外秦小九不過寄巢其間
峒民元不隨從之為寇儘可從土人上作工夫其近
已得一全州土豪與之計事已畫為三說或誘或逐
或論於中忽濟馬則禍本極矣柯倅赴全州過道采
訪已悉計授之若不動聲色而集事又羅飛之於冥
九五也伏乞鈞照

大使司回

十二月二十日答十八日所批畫于後

一秦賊跟跡兩路皆不得其的大率擒賊無出地脚之
說此李憩用李祐取吳元濟之策也以地分言之廣
西督捕司體探為便此中既出兵會合亦不當專談
其責須是重賞購募土人為之嚮導間探全在軍前
審察其人而用之又恐因此反落賊計故不欲見之
公移今使司因廣帥文移撤回竟上駐劄固便於運
餉然若僕廣西的報而後遣兵使其衆知秦賊所在
則彼欲自取之以為功其肯先聞于我乎回軍竟上
以示持重厚募土人以為進取二說並行計之善者

也

廣西所報義丁越界生事恐或有之但此項義丁元與桂路分所部軍衆錯在彼不應縱容如此借使桂路分受欺於其衆桂督捕亦豈得全然不知本司頻[illegible]疑其說故只行下道州究勘契勘或謂廣西以我兵既入彼界連日攻擊賊徒又無軍前申說廣將陳明見賊不捕遂為此說不欲本司兵在彼特借義士驅擾之名併飲退我師耳蓋在彼則自欲養寇我則欲害成或出于此今義丁既已放散固西人之所欲但恐白此脫有緩急再調又難惟島明審之道州糗糧切切在念且如軍券增又一項本司已行下總督司於隨軍錢內移支但所憂者朝廷科降之命猝未得分曉又慴之暫時挨那支遣近又從司存劃不繼今總督司與之暫時挨那支遣近又從司存劃刷別項窠名以應本州之絶以俟朝廷之命方此降遣已見之公移茲不贅開論敢詳以聞

一 益田峒近見軍前所申欲乘破竹之勢談何容易同官唐書記說益田雖號曰峒而實非峒其間多是富人所居今秋亦有領衆者只擒秦小九一人政不須如此鄭重今台諭大意三說已得要領矣

一 永明之寇自廣簡易招安之說為會兵之舉其名甚正且畳承詩諭不容不發兵應之桂去賊近兵又无

發更不俟本軍之至故秦賊得以逃散今廣正遠賊
不捕本司軍進日攻忻終未得其要領使司撤回
上又抽回桂兵分散故義士而桂帥自往問安陸言
進料此賊為終不可得故示以班師之漸耶重兵屯
駐不容越境而鬥可不仓之幾須要早決若果不可以
月日圖當早議撤戍只慮撤戍之後賊復猖獗則本
司有諸處戍寨之例甚酌留兵亦可行也使司去山
前稍近事體必所深悉幸細籌之　萬里不克親染
乞恕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數日前諸處報來事體辟衣積一則山前調路梗宣司粮米扶靈源口分覺不便一
則我軍進日或打伸家[illegible]拳越不相
于而師[illegible]心損者多恐交繫不已或[illegible]放北紀律人衆難於加刑唐也無得行既
也一則義丁不依紀律人衆難於加刑唐也無得行既
可畏而宇文曾單中來亦去然恐未流福[illegible]制一
則道州以供億為病覺它寄束不可當如人數可減
亦是為道州免省人數之一端一則王總統與密分
許申扶靈源事言語參差見之宇文文點對覺已高
寬除西師衆議以高成易之宜及此時舉行元說所
以本司一番區處事宜欲諸軍駐界上欲義丁且詣
回欲桂路分来意議此一時也累日不見山前報來

繼得曆中鈞批則未以所行為照其退伏自念孫望
專輸方議所以禀承鈞命今得宇文帥咨申到具已
提兵赴昭賀入靜江之南團與督捕聲迹相聞矣竊
備述陳忠所報云南團十八村村老陳狀乞免洗頭
自認捉出秦孟四則是秦孟四已見端的所在村老
既認捉出此即鈞諭所謂地脚者却有可望捕獲之
期目今我軍如唐督捕之說與廣軍同在南團四路
匝住不容透漏以待村老捉其渠魁是機鋒相湊漸
有着落此又一時也即已飛報山前監督捕有
明報秦賊有實見乘機進取矣
義丁昨者拍回為往昭賀境生事且前無秦賊可攻
故隨時施宜如此今既同大軍深入靜江見屯住南
團賊路則此時亦無緣可以抽回矣已飛報山前盡
行便宜調用如仍前生事作過則照元行放散仍十
分丁寧務要以自贖矣
昨以秦賊無狀蹤跡高成曾統本軍不曾明其有過今覺鈞意亦不欲抽
回亦已報桂路分既是山行已見秦賊紮跡不妙乘
機策勇如未離軍不須重議如已在道重議復往
以前言之秦孟四奇氣路我軍深入真有未便以
今日言之村老既捉出秦孟四我軍又已得廣同
報向前會合秦賊有漸累月為此憂容今

才得仲眉耳

一杜通判閻徐守之計爲同官之誼歸理其後事申来云見新太守即催往山前此時想已離春陵矣

一準牒襄已借道州二萬芝楮二千石来中流一垂爲潛不小昨見道州申来謂山前一日支錢二百貫米百石以此數準之使閻所借之錢可支七八日所借之米可支二十日今覺歲前此事須可結束姑以歲前約之尚有三十餘日道州儘有米特錢未佗從出使閻所申朝廷行下運司應辦若早晚便得回降道州尚無恙爲

一紅田峒之事昨已面與柯權郡議以土兵誘之或誘或擒只消得如此措置却未見柯權郡申来容更密叩之

一伏準使閻行下議置寨留屯此乃是湖南防制廣寇之第一策聞全道州邊廣去處無歲不避寇大抵兵来則去兵去則来極以爲苦若建寨更戍有數百人常在界上則廣寇無敢復犯湖南此一勞永定之規模非但禦今日奏寇而已是議也王判官主營與董倉漕言之倉漕已見執會王判官到司已與面議見歸道州與王守條書申来今不待道州有請而使閻計慮已及之此事甚計緊切不論奏寇已獲永獲此一舉乃是爲湖南永久保障之計公文申折甚詳更在釣

意裁處

大使司回

二十九日答二十六日所批畫一千後

一承報軍前所甲事與前日規模又異大率兵難倫慶
只得隨機應變使下人村村老果能任責求紳渠賊
以来則撤戍可期豈非深望度此兩日必有捷報尚
快照之亦須密論山前所認起出奏寇者是真奏寇
乃可

一留屯之議本司固有前此今詳公移尤為縝密不妨
行下道州及宇文總督一面商議庶獲賊之後便可
摘留兵將伺其回報又從而審訂之

一科撥一事已嘗三申公朝至今未準回降兒誄中催
更得使司備道州所申與之申請亦一助也

一餘說不殊前稟高明區畫已得其當矣 萬里頓已

專布

後先生授將校以計擒奏孟四寇遂平道體堂諸書

文判

宣州勸農文

太守到郡輸月被命造朝辭允不免且旦夕去矣猶以戚事待
出郊與爾農父老告語一次因記李恭政莊簡公名光為宇此
士後有一帖云僕頃守宣州今已二十八年東望雙溪[illegible]
勝感嘆而已因見諸父老為祝率勵子弟為士為農[illegible]

為忠為孝戮力以事田疇先時而畢租稅立身揚名
是所望也李侯政去郡已久尚奉拳於宣人如此今
父老之方此相憑遠然去之甘棠拳又可知因取李侯
為勸農五詩又別為五詩以寓戒酌酒與爾父老語
真以轉語鄉曲子弟能從吾戒而不為惡即能從吾
矣他日太守在他所遇宣人来必問曰爾父老安不
吾勸戒百爾等尚勉旃以副太守去後之思

第一勸爾勤耕作布種及時休落晚惟有鋤頭不候人
飽食暖衣良快樂

第二勸爾行孝弟敬重爺娘比天地前人做後人看
滴滴相承點點滴滴

第三勸爾勤教子有子讀書家道起若還飽暖不知書
十萬亦田不禁使

第四勸爾常脩善耀米校荒極方便但從心上做陰功
管取兒孫多富貴

第五勸爾了王租节約教人爽作頑都年年早納早收鈔
重者徒流輕者杖
那有公人来叫呼

第一戒爾莫安狀須知官府難欺誑從来反坐有事條
到底費錢又何益

第二戒爾莫避役既有田園那避得今朝經潛明朝差
第三戒爾莫推追攜力使棒欲何為有事到官猶可說

殺人償命悔時遲
第四戒爾莫尤賴故殺子孫罪名大縱逃人禍有天刑
害人不得翻自害
第五戒爾莫奪路做賊不休終敗露斬斫徒配此中來
能得幾歲受此苦

湖南憲司咸淳九年降冬錄決批牌判

本司照朝省指揮見以降冬委官諸州縣錄決九情輕當放釋者徃徃所委官逐名點對取判施行其有情理重惡累經錄決及恩赦不原而手足未經拘折膂力正自精強者與其幽囚於牢柳之中駸尋而死不若駈於極遠被堅執銳庶幾死中求生此一種人請所委官今項分剔作一狀指實申來以憑喚上非司審視發往荊蜀淮海古之強兵猛將得之於盜賊髡囚者正自不少此亦推明國家忠厚之一事也取各官遵稟申

斷配吏使必隆判

近世以來天下以吏奸為病士大夫臨事喘喘然惟恐吏之欺已馭之以束濕事無大小一切以法繩之當職以為不必立的無罪不必尋有罪不必恕務得之矣本司諸吏頗似謹畏循前固有遠慢者當職諭其不及每每止於薄懲爾輩非但不敢欺直不恐欺可也俟必隆何為者輒敢於呈押之時脫套花字於行移之後揍掇公文顯然面諱行其胸臆此非先有無忌憚之心而後動於惡手送之有司自種為無他情弊殊不思情莫惡於脫套弊莫大於揍豈必計贓取受而後謂之情弊哉看來

此吏於諸吏中頗機警而膽最大以小人之小有才不施之於
奉公而施之於罔上若以姑息從事之留此人在案中將來必為
司存無窮之蠹矧所犯關係重綱雖欲恕之不可得也侯必陰
決脊杖十五刺配千里州軍本當更加碎右指以為箝紙尾作
弊者之戒姑以贓狀未明特免斷訖長枷示眾前五日押發仍牓

委僉幕審問楊小三死事批牌判

使職一日斷一辟事今日看楊小三身死一款看頗不入不能
無疑一則當來無大緊要驟有謀殺似不近人情二則殺人無
證只據三人自說取安知不是得程合三則捉發之初乃因楊小
三揣摩而詐三名何為三名恰皆是凶身似不入官信今文字
已圓只爭一行字則死者配者二成而不可變矣今仰僉廳一
看此款盡夜入獄喚三名一問若問得果無翻異明日便斷如
因口有不然只得又就此上平反文字是密封來忽然而牲人
所不覺則因口得矣

平反楊小三死事判

律諸謀殺人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絞又律故殺人者斬又律
諸同謀共毆傷人者各以下手重者為重罪今楊小三之死也施念一杵
又減一等至死者隨所因為重罪元謀減一等從者
其胸塞其口頰小三斧其脇羅小六擊其吭其慘甚矣尋三差
官審究則三人者於楊小三元無深怨特其積怨之深欲伺其
間而共毆打之則謂之同謀共毆至死宜不在謀殺之例顧小
三者施斧於脇肋之間為致命是下手重者也然其不用斧之

鋒而止以斧腦行打是殆非甚有殺心者羅小六雖不加之以縊楊小三亦必以肋斷致死然始也謀毆之終也逐縊之是其心處以必死非獨下手重而已是故以下手論之顏小三之先傷要害當得重罪以誅心論之羅小六獨坐故殺不止力功准法皆當處死以該減淳八年明禋霈恩特引減命顏小三羅小六各決脊杖二十刺配廣南遠惡州軍施行一於同謀為元謀於下手為從合減一等決脊杖十七刺配千里州軍牒州照斷訖申

門示蔡陵周上舍為許劉權縣事判

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此君子處已法度也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子貢曰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君子居鄉法度也今蔡陵劉權縣申周監稅父子為豪強把持且謂不法不可校舉必非無故而為之辭者使周監稅父子果善人也則曰我無是事何恤人言閉門遠嫌人誰得以瞷我如此則處已居鄉皆得之矣今因權縣所申周上舍不勝其忿訐其細以相攻擊一則曰劉某二則曰劉某自反之君子肯然乎不非其大夫當如是乎抑大學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併備詞帖劉權縣果如所訴則宜盡與改更布過矣於境內洗手以動公祇行以為政如此而盜賊不畏威豪強不屏迹吾不信也仍門示周上舍宜知自慶